

任主根鍾

# 社會之琴



卷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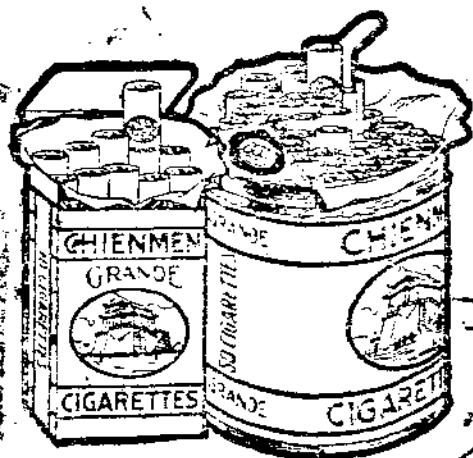
期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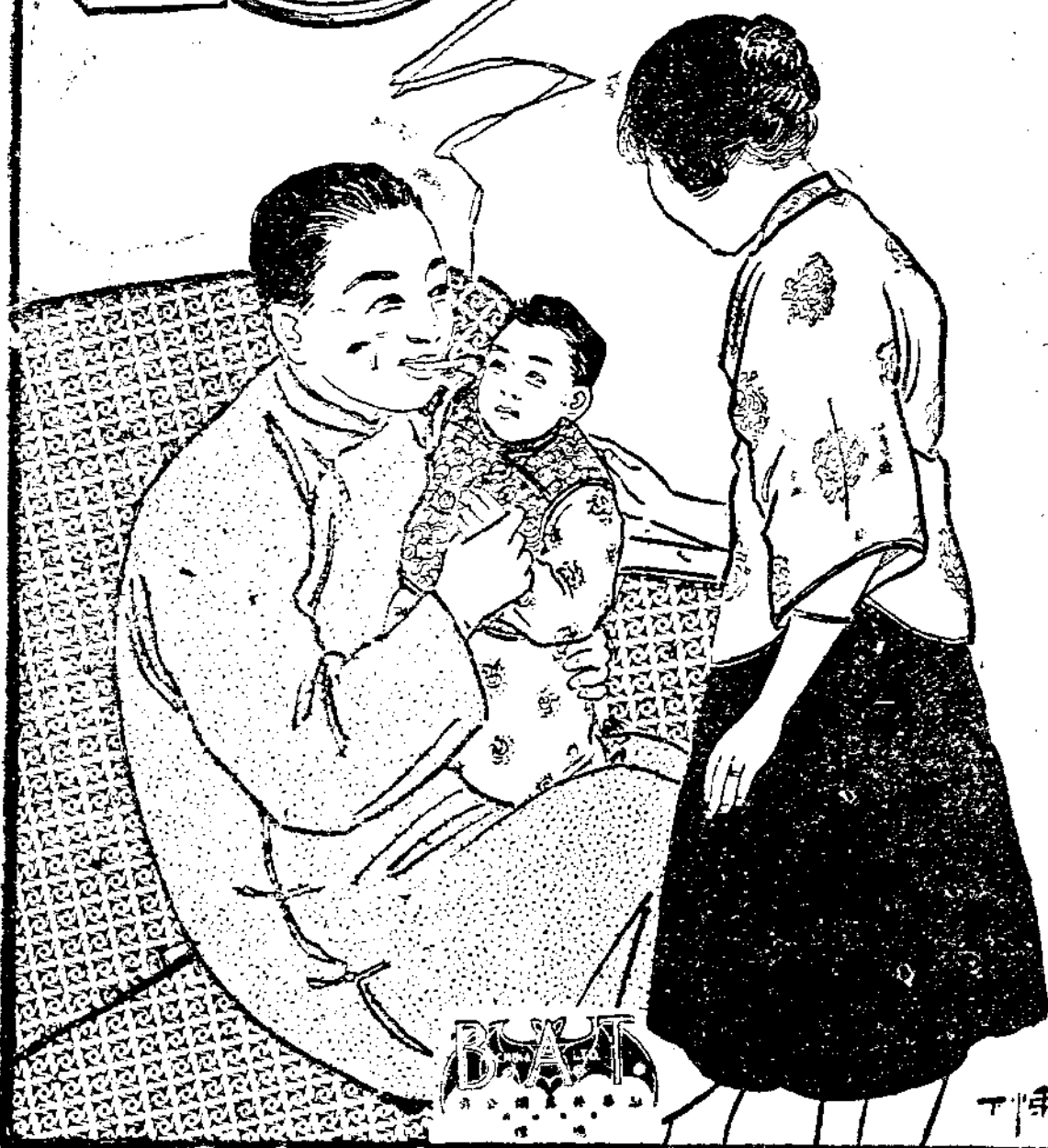
1924.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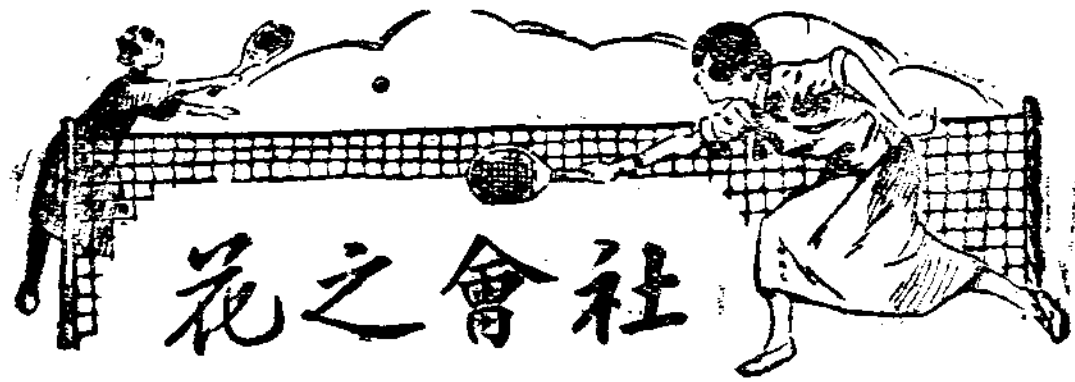
# 大前門香烟



老  
左  
右  
擁  
愛  
子  
妻  
口  
啣  
大  
前  
門  
香  
烟  
為  
家  
庭  
最  
樂  
之  
事。



DAQIANMEN



# 花之會社

## 第一卷第十期目錄

國務院秘書廳主事馬素生君致鈍根書

白牡丹之雙跑馬

綠牡丹之蘇三起解

海上女蘇灘家張素蘭艷影

靈海春潮

沙場舊夢

橫濱夢影錄

淚灑桃花記

跳舞之秘密

持平軒漫錄

津沽軼聞

佛鐸

羅晴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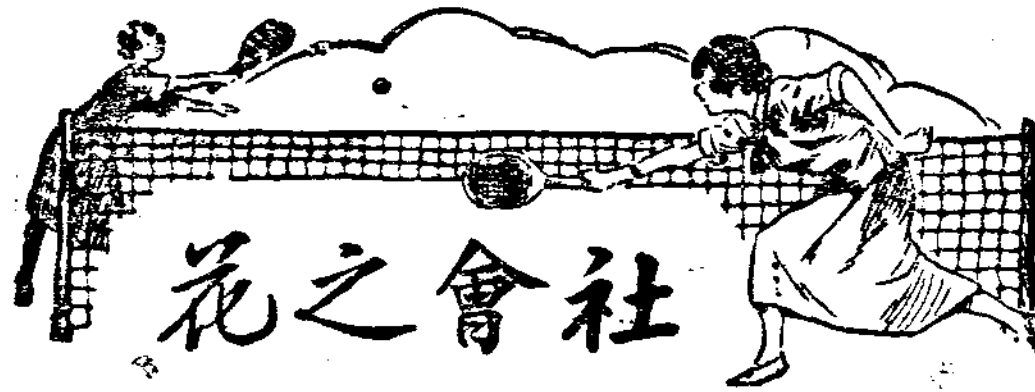
呂碧城

杏如女士

浮甕生

夾谷山農

溪民



# 花之會社

..... 錄日期十第卷一第 .....

友誼.....	陳小菊
希望.....	嚴芙孫
適廬談鬼.....	溪民
客座墟拾.....	潘卿須
三願廬談彙.....	陶一呆
青年道德之要點.....	陳飛
窗中怪影錄.....	張碧梧譯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社會趣聞.....	卿須輯
趣詩.....	醉愁

高 等 國 貨

# 大 長 城 香 烟

用腦力者。不可不吸。大長城香烟。以其功能。清神醒腦。疲倦也。

可換  
贈品

內有  
獎券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草 公 司

書 根 鈍 致 君 生 泰 馬 事 主 廳 書 秘 院 務 國

錢根先生閱下前以拙任泰夢三試之克典  
不意高召僕為可敬獎飾予加自顧賢庸  
愧弗足當伯樂之一顧雖知衰則彌感也特  
答東夏受讀即嗜說部十三種時獲讀  
先生所編之自由新語及諸雜誌等書  
矧傾倒先生又守母好心募手追將而所  
以以先生者唯尊著文端清拔其美在  
骨統之西子捧心東施不能肖也近社會之  
冬出版先生以文壇宿將主持其間一時名煙  
蔚天如林多奇是斯誠甚盛事而先生繼  
別小說尤能洞觀托云微怪者均具苦心無不  
揄揚備至必使一般童稚世世小說談話者  
不致被壓於守紙籠下先生誠功德無量  
對僕則點京曹備嘗請苦欲值之暇典予  
柔翰惟是京塵十丈之氣稍沉竹品既非  
望醉人聖水竟無可深處以圖前措大之  
不幸一文藝界之賴象使進即環顧立江之  
浮有眼光豈滋如先生者是以不自揣度還  
拙作來皇六編願論而教之若丹玉璽海春  
湖一不郵請 賜予鑒擇乘入社會之在其  
運物四字為拙友金聖子君亦任匠心獨運  
始費工夫可香偶板付印并祈 卓裁總希青  
以推愛及之拙費統之酌核僕亦敢斤計  
為此市上遊頌 撰安 名正肅三月卅日

國務院秘書廳

白牡丹之雙跑馬



心心照相館攝贈

綠牡丹之蘇三起解



心心照相館攝贈



上海女蘇灘家張素蘭艷影



王醉芙君贈

# 靈海春潮

紫雪女編  
佛理  
靈海

## 楔子

過了花朝自然界已勃勃有許多生氣了春花含着柔媚的笑春鳥唱着宛轉的歌凡耳目所觸的對象都似乎有意要撩起人們纏綿底情感黃昏時候天氣轉覺有些嫩寒身子還是軟綿綿地要看書看不下去要睡覺又睡不着要清談客又不來靜默默地坐着又實在乏味

在小院中立了一會月兒恰從牆外窺人過了半晌便盈盈地過來了鄰院裏又吹來一陣香風中人欲醉那半牆的花影也被風吹得交錯着攙動這時心下空明澄澈充滿了春的意趣小時節深印的跡象都歷歷湧現出來我一面默默的想着

一面用一縷柔絲將這悠悠的春痕綰住做就時先給肖嫻看過她更給我題了名字叫做「靈海」

春潮

(一)

小孩時代那情景是何等的甜美啊。就好比初春之花一般活潑潑地得着天然的真趣。

在二月裏的日中天氣比正月更暖和了。挺厚的棉衣已經脫下便覺一身輕快了不少。我換了一身短小的學校制服一縱一跳的出了後門看見靜宜靠在河邊一棵柳樹下她見我微微的笑。兩個人就在草地上坐下了。互相討論今天是什麼樣的遊戲我很願意打毬或是踢毬子她不同意她一定不放風箏。

「放風箏有甚麼意思呢？」我心裏雖是這樣說。口頭只好和着她。因為我很怕她。若是她一撅嘴我就急得沒主意了。所以我情願自家受一點委屈。

風箏是縱上去了。只是綫太短放得不十分高。我又搶了小姊姊的縫衣綫接上那風箏一得勢便漸漸高飛起來。

她聽天上的弓絃聲泱泱的非常好聽高興極了。又對我笑一笑那兩個蘋果色的酒渦兒我至今在夢裏都看得見。

(二)

當外祖送靜宜到我家來時她纔九歲圓圓的臉蛋點漆的眼珠一日十二時無時不帶着三分微笑。

母親看她是無母之兒待他差不多比我還好因他是二月生日算來還比我大兩個月便叫我稱她姊姊我想「我立在她面前又不比她矮爲什麼便應該做弟弟咧」只是母親這樣吩咐着祇好叫一聲「靜姊姊」

我們國文第八冊上說「禮尚往來」如此她便應該叫我做弟弟了但是她並不如此她對於我的稱呼常用「你」字或「他」字算是代表我

母親和小姊姊一聽着「他」字都暗暗好笑有一天她用手巾遠遠地招我出來她問「剛纔小姊姊爲什麼笑我呢」我說「想必是小姊姊在你辮子後繫了一根草」她搖搖頭說「不是的母親也笑着咧你一定知道你不說我要呵癢了」

我沒等她呵癢早失聲笑了我說「你不看見隔壁顏大嫂稱她底丈夫不喚名字只稱他嗎」

她低頭用手卷着衣角想了一想臉上立刻湧出緋紅一扭身跑開了

這一來他才隨着小姊姊呼喚我做「小兄弟」

(三)

母親向父親說：「阿靜真是好孩子，一點兒都不討人嫌，我想就給阿霞訂下了，倒是天然一對。」  
父親說：「急什麼咧，等他們大一點，再向外祖提這件事不遲。」我聽着心裏很害怕。

母親又向我說：「你不做聲，可見是很願意了。」我搖搖頭，覺得耳根有些發熱。

小姊姊走過來說：「你不願意是假的吧？那樣一個聰明美麗的孩子，你當真不要那末，你爲什麼愛和她在一起頑呢？」母親說：「你是害羞，不是。」  
父親說：「傻寶貝，你到底爲甚麼咧？」

我給大家追問得急了，只好說：「我明兒到一百歲，都不要娶親，娶親是一件很可憐的刑法。明玉表哥，哥自從把表嫂娶過來，天天挨表嫂的罵，有時臉上還被抓破幾條血痕，這又何犯着咧？」我明兒發誓不上這個當。」

說時，靜宜已放學回來，小姊姊正爲這事笑得發喘呢。她見人家都笑，也隨着糊裏糊塗的笑了。這時我心裏專注着她面上的笑容，已完全忘記了害怕。

(四)

清晨朝曦，緩緩地曠上窗來了。窗外一羣小鳥，真

夏地爭鳴着一聲聲攪破睡眠人底清夢

靜宜從被窩裏探出頭來說「小兄弟你懂得小鳥說話嗎他說「春來了花開了春日是何等的可愛呵你快些起來別輕易放春去了」你聽見沒有」

她的意思我猜着了我說「小鳥不是這樣說的呢他說是「春日之夢真甜甜極了春日之錦衾又溫暖極了浸在美趣中的春人啊戶外的輕寒你須當心着」

小姊妹已梳好辮子進來了叫聲葉媽「這屋裏飛進兩個小鳥在門口快取竹竿兒打出去」

母親沒有說什麼只披衣坐在床上瞧着我們三個人笑

(五)

門外一道小河春雨初晴山水從上面流下碧澄澄的看見水底下很清楚

星期日又沒個事我忽然有了頑皮的玩意了瞞着小姊妹又瞞着母親招招手喚靜宜出來她這時正立在金魚缸邊看見我把頭路路的點一點她出來時向我笑一笑我說「靜姊妹我們下河洗腳去好麼」她說「我不去我還是陪伴我底金魚」我一手牽住她小辮子說「你真是呆大

姐。你。不。知。道。河。裏。水。清。得。很。呢。天。氣。又。暖。水。又。淺。  
小。魚。又。上。來。了。」她。這。才。和。我。走。到。河。邊。兩。個。並。  
坐。在。一。塊。石。頭。上。柳。絲。從。我。們。臉。上。輕。輕。的。拂。來。  
拂。去。

我。替。她。脫。了。鞋。子。她。自。己。脫。下。襪。子。大。家。很。快。活。  
的。洗。着。又。唱。起。校。歌。來。濺。得。兩。人。身。上。臉。上。都。是。  
水。沫。

不。提。防。她。底。一。隻。鞋。子。掉。下。水。去。了。水。流。得。很。急。  
早。已。不。知。去。向。我。只。得。很。懷。喪。的。扶。着。她。回。家。見。  
母。親。母。親。說。「這。一。定。又。是。阿。馥。你。帶。她。去。的。了。  
你。本。來。是。銅。頭。鐵。蓋。三。天。不。打。就。作。怪。等。一。會。我。

來。收。拾。你。」

這。時。我。還。怨。誰。咧。只。躲。在。背。地。裏。瞧。着。母。親。低。頭。  
替。她。換。鞋。我。趁。這。個。當。兒。向。靜。宜。行。個。舉。手。禮。

靜。宜。說。「母。親。是。我。自。己。先。下。水。的。」

母。親。已。是。沒。得。說。了。小。姊。姊。是。瞞。不。過。好。在。行。禮。  
是。不。費。事。的。當。下。我。又。向。小。姊。姊。立。正。小。姊。姊。笑。  
着。用。手。指。在。頰。上。劃。着。羞。我。不。看。她。

晚。上。我。送。靜。宜。一。輛。小。馬。車。送。小。姊。姊。一。管。羊。毫。  
筆。

(六)

母。親。給。靜。宜。做。一。件。新。衣。服。她。很。歡。喜。地。穿。上。了。

問我「好看不」

我說「這顏色太深紅了。不但不好看，還有些像新娘子呢。」她重復看一看臉上紅了一陣。

第二天她忽然不穿了。我說「好姐姐賞給我罷。」她扭過頸子跑了。

晚飯時候我又說「賞給我罷。」她說「你穿得像甚麼呢？」我涎着臉說「那一定像靜小姐的……妻子。」

小姊妹不覺好笑起來了。母親說「阿馥不許胡說。」

她老人家口裏雖是如此那慈祥的面孔上却沒

有一些怒容。

(七)

太陽將要下山的時候。天際的雲霞紅得像胭脂似的。園中杏花瑞香月季全開了。我和靜宜進園時兩個蝴蝶正飛過牆去。

我們倆盤着腿坐在鬆軟的草地上。四面都是花香。一陣微風過來更吹得人醉薰薰的。

她問我道「在我們眼中所看得見的東西你愛的是什麼？我略略想一想說我愛春天愛月亮愛我的雪兒。又愛和我一般大一般高的小女孩子。」她身子一面微微的搖着。一面說「我不許你愛這



樣多。只准你愛一樣。你還是愛什麼呢？我說那末我愛女孩子。你愛什麼呢？她眼睛凝視地下的青草。說你猜看。

我心裏已猜着了。只做不知道。要她自己說。她說我愛你母親……生下的孩子。以下半句說時遲那時快。是我急忙接口說的。

靜宜站起來。一定要打我。我如飛的跑開。回頭看她。立在杏花樹下。捏起粉拳。頭對着我。像練拳術似的那兩個小頰。和天上的晚霞一般紅暈。

(八)

雪兒是我心底一隻貓。只因爲不會巴給靜宜。

靜宜很嫌他討厭。

一天夜晚。雪兒竟將她底金魚缸撲碎了。內中九個金魚給雪兒當一頓大餐吃了下去。

清早起來。她一見心裏便難受。哭着定要我的雪兒抵償。那九個金魚底性命。我不肯她要。自己捉去。我急着說：「金魚缸是我家的。紅魚又是我家的。魚這個何煩你多情小姐代他呼冤枉呢？」

她是無母之兒。就怕人家說這些話。心裏又生氣。又傷感。更失聲哭了。還是母親來多方哄着她。只支派我的不是。小姊妹又把雪兒攆出去。

母親和小姊妹都幫着她。可憐我已是無冤可伸。

的人鼻子一酸只扳住喉嚨不敢哭。

一連三四天她不理我我找她攀談她扭過頭去。

我很懊悔當初爲什麼要那樣和她過不去咧。

後來她氣雖是消了還是不好意思開口說話但。

她有吃的東西仍照常給我一份等我不在時輕。

輕的放在我的抽斗內。

我想「像這般不說話多麼難受呢」因決定寫。

了一封悔悟的書信信上還引用修身上一段故。

事寫完了夾在她的國文裏面。

晚間在我抽斗內發現她底一封回信寫的是。

小弟弟。

我早想寫一封信給你只是沒有動手你的。

信先來令我心裏更慚愧。

前幾天的事算是我不好現在想起來覺得。

太沒有意思了。

花園裏香櫛樹下有一窩蜂房恐怕你進園。

時不小心給他錐着早要對你說因沒有機會。

以後千萬留心就此祝你。

今日之進步。

姊靜白。

此信看後燒掉不可給小姊妹看見又雪兒。

可叫他回來。

我讀時她就坐在我對面但是彼此誰也不肯先。

開口。

第二天早上我因指月季刺傷了手請小姊妹挑去小姊妹說「管不着」急得我幾乎要哭了還是靜宜說「你來啖我不可憐你誰可憐你」

小姊妹檢着這兩句新聞趕快報告母親去我們倆便借此絮談起來那親摯的情意覺得比從前更濃密。

從今日起我才敢當着她面前抱起雪兒親熱熱地偎了一晌。

(九)

清明節我跟父親到冶父山掃墓去了傍晚回家

靜宜已病在床上這一病不打緊母親又支派我的錯處說「是我帶她出去受的風」

「這是何等的冤枉啊分明是人向鄉間去風從天上來她受風母親怎能怪我咧」我這樣想着却不敢辯論。

上燈時候母親正拿一本玉匣記檢看父親說「不如請那神仙那紫諫看看罷」母親說「她一定是遇着星宿一道符便好了」

第二天她果然覺輕減些了我散學回來買一本童話講給她聽又折一枝月季插在瓶裏供在前小凳子上。

我又告訴她說：「前廳屋梁上那個燕子窩已做成了兩個大燕子工作得很忙真有趣極了。」她聽着一定要過去看。

我扶着她看罷燕子回來這回她是真受了風到晚病就重了罪魁禍首當然是我母親自然是決不饒恕小姊姊也嘲笑得夠了而良心上的不安更比外界的責罵嘲笑還難受。

三天後她病才漸漸好了我好比待罪的犯人遇着中央政府的特赦。

(十)

早飯吃罷父親攜着我母親攜着靜宜小姊姊獨

自在前面走着大家一塊兒看桃花去。

剛走到園門口桃花已伸一枝出牆來了一抹嫣紅迎人欲笑父親說：「春色滿園關不住這不像桃花倒像杏花了。」

本來春天是很可愛的自從靜宜一病我倒像和春天隔絕似的現在她一病愈桃花便次第開放了燕子也照舊的來往了小鳥格磔的爭鳴蝴蝶翩翩的飛舞覺得這些爛縵春光的點綴都似乎歡迎靜宜的病起重來。

小姊姊在桃花上捉了一個蝴蝶給了靜宜我說：「這東西不如捏死罷。」小姊姊說：「小博士你

憑甚麼根據要處死他呢」我說「依照新國文第三冊三十五課之規定」蝴蝶之翅有粉甚毒「既有毒就應該除掉」她一笑把蝴蝶遞給我我依法處以死刑

母親說「蝴蝶雖小也是一條命你們都不怕作孽嗎」我想想母親說的也是當下三個人商議將蝴蝶埋在桃花樹下

於是小姊妹創士靜姊妹樹碑頃刻間成了一個蝴蝶塚我更用圖畫紙做一副輓聯用鉛筆寫好用吐沫貼在瓦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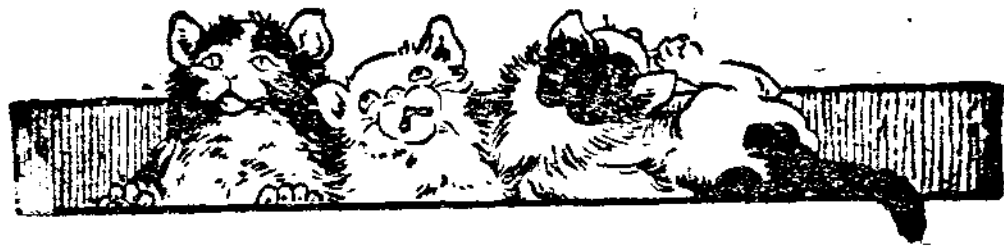
父親走過來拈着鬚子讀了一遍讀到下聯「蓬

然春一夢舞衣依舊傍桃花」笑着說「你們也是太淘氣了」母親說「他們越鬧越不像樣了你不是很很地教訓一頓」

父親說「小孩們要的是活潑咧假使小孩子都要規規矩矩寡言寡笑的那末何不上大北門城隍廟內搬幾個土偶來呢」

本篇擬作續稿請分期排印其無精采處乞費神除去之  
佛鑿贅言

鈍根按佛鑿此作細膩熨貼斌媚溫柔直欲超過紅樓夢當世言情小說家對此都成蓬頭粗婢矣



沙場舊夢

沙場舊夢

羅晴淵

【三】 羊樓十日

孫紹武少校時常揚着他右膀那隻無手的斷腕。望人家說。民國十年湘軍援鄂那次戰爭。要算我們中國維新以來空前的劇戰。他這隻斷腕就是羊樓十日的紀念。

★ ★ ★ ★ ★

羊樓洞是天險要塞峭壁巉巖山勢雄峻高踞羊樓司市鎮東北角上十八九里的地方。湘鄂交通大道和粵漢鐵路的路線都得從這邊經過。羊樓洞的前面還有一座小石山。山勢雖不很高却彷彿是為羊樓洞特設的一個天然屏障。要到羊樓洞必須經過這石山。至於羊樓洞的山脚到山頂只有一條羊腸小道。餘外就無路可通。羊樓洞的左右兩面都是高山。連接來脈很遠。右邊直過通山通城一帶。左邊直到大江。盡被這一條





沙場舊夢

山脈互斷簡直好像似湘鄂間的天然界線一般湘鄂兩省陸路交通要道除這羊樓司外左邊隔着六七十里地還有一處口子叫做黃沙堰這處地勢的險要雖不及羊樓司却也相差無幾。

這次戰爭原是我軍取攻勢敵軍取守勢我們軍事方略是以鐵道路線為正火線左翼進攻黃沙堰右翼出兵通山通城分着三路進軍我們第二軍就負擔了這正線攻擊的責任這羊樓司却是阻礙我軍進行的第一道難關形勢上先被敵軍佔了勝着他們守這險隘的羊樓司已經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渡之勢而且敵人對於羊樓司的防守是用強悍的礮團守着他們這團礮兵隸屬湖北陸軍第二師是平素極有訓練的軍隊器械又精良實力又充足他們佔了羊樓司和羊樓司前面的石山作要塞防守配置了無數大礮除了七生五砲外還有最新的管退式砲速射砲和馬克沁機關砲他們的步隊和機關槍就踞了石山一帶散布着掘了深而且長的戰壕有極堅實的防禦工作田野間的景色本極幽荷但一經砲煙彈雨的烘染就失却了天然佳緻再被那熱烈



太陽光線的逼灼簡直把人蒸得沉悶欲死散兵壕中的健兒一個個都是滿面塵沙遍身泥土趁這休息的當兒擇那可避日光的地方或坐或臥東倒一個西歪一個都合上眼沉沉睡去但是他們視爲第二生命的那枝槍雖在睡時依舊緊緊地抱着決不肯輕易離手還有些不願意睡的各自找着伴侶三個一堆五個一堆在那裏席地坐着鬪紙牌有說有笑的很是高興然而他們雖然笑樂却也明知身在前線無時無刻不冒着危險其實要避也避不了往往有人在這休息時間不期爲冷彈所中也是尋常的事最苦的就是連排長和上中士依舊要時刻往來巡視守瞭望斥候的兵卒仍是像天神般的立着還得不急不緩的隨時放幾槍和敵人的冷槍遙相應答彷彿彼此知照都有預備並沒離開的意思在這暑天行軍天氣過熱日中總得休息一會一到太陽稍偏指揮官一聲命令大伙兒就一齊從事射擊了彈丸破空飛來飛去只管嗚嗚地叫喀喀喀的機關槍聲和轟隆轟隆的大砲聲也就相繼而作這樣一來那些穿肌裂骨洞腹破腦悲慘流血的現像都跟着發生了越入夜戰事越加激烈槍聲越密響得越清脆死亡的受





傷的也更多了。倘在那淒迷月夜情景倍覺慘切。直鬧到第二天近午的時候。兩軍部被太陽的炎威懾服了。才又漸歸沉寂。

兩下裏堅持着過了五天。我軍也會猛力衝鋒了十來次。其間傷亡了無數士卒。這些生命只算白白地犧牲。沒有絲毫效果。這夜是風雨的一夜。空中密密堆着一天黑雲。雨點不住的下。壕中健兒全身被雨打得透濕。他們還是只管沒命的射擊。將近十一點鐘時候。雙方正在酣戰的當兒。我們後方忽地發着一片喊聲。由後方漸到前方。直鬧了半個鐘頭才停止。當這喊聲初發時候。大家都以為後方發生了大變。心裏全着了慌。虧得長官督率得力。不然秩序幾乎大亂。後來才曉得是火車肇事。因為鐵路上的司事有許多北省人和敵軍帶着些鄉誼關係。敵軍間諜居然運動了一個路守兩個司機。特地使這陰謀手段來擾亂我們軍心。我們第二軍第三縱隊司令部全部都駐扎在停在羊樓司車站的十多個車廂裏面。那夜恰有一班車由長沙運着一團步隊和十萬子彈到前方來。這班車的司機就是被敵軍運動的那兩個司機人。他們行使這詭計是先由路守



把分路機安置停當好教來車到站恰同第三縱隊司令部車廂相撞至於長沙來車的車頭上那兩個司機却在離羊樓司站十五里地方把汽機馬力開足早就跳下車去了他們的計畫預算這火車到站不獨不得停止還要連第三縱隊司令部的車廂都可以一齊衝到敵人防線裏去他們這惡毒計畫實現時候大局幾為破壞幸而這火車只駛過羊樓司站八九里地汽力不足就慢慢的停了事後追捕這三個惡徒早已逃得無影無踪第二天捉了兩個形跡可疑的鄉人當做間諜槍斃了從此火車頭上司機人開車都有兵士執槍實彈監視了

第八天上捷報傳來通山通城都為我們右翼部隊佔領了一時軍心大振人人個個都是喜形於色所以這天我軍攻擊羊樓碛越發加緊第九天夜裏黃沙堰也被我們左翼部隊攻下了所沒有奏功的就只我們這路正線壕中士卒都是奮激欲狂直到第十天的清晨我們得了一個總衝鋒的命令大伙兒捨死忘生連喊帶殺的一個總衝鋒恰恰我軍左右翼的包抄部隊都一齊到了三面圍攻這驕悍的強敵也就無法施展了這



天上午我們鮮明的湘軍旗幟就豎立在這天險要塞羊樓碕的堅壁上邊了敵軍全部潰退了只那團強悍的砲兵因為不及退却除了死亡而外五百多人都做了俘虜他們的器械也全部充了我們的戰利品羊樓碕這處陣地是我們湘軍三回血戰的戰場從前兩次都是失敗這一回總算佔了勝利那時我軍中歡聲震天互相慶慰只不曉得醉臥沙場的那些英魂和地下先烈握手時他們是哭是笑遍地的屍骸血跡模糊那種慘像簡直不是人間所應有的這就是戰後最着眼的成績但是過了數天之後早被掩埋隊收拾得乾乾淨淨不過荒野裏平添了無數新墳也再沒有人過問只墳前插的那塊七八寸長的木牌就算代表他一生事跡久而久之那小小木牌質地朽壞字跡磨滅塚中人的姓字和事跡也就跟着湮沒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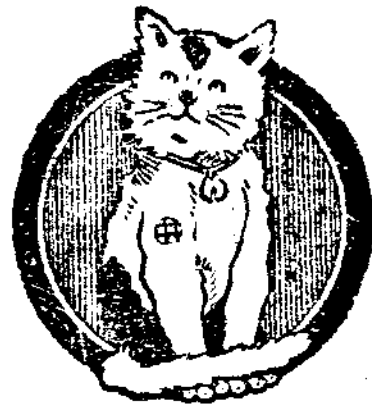
★

★

★

★

野戰病院的那本治療冊裏面字字都帶着血腥羊樓碕十天戰役約共傷亡了二千多人其中有一位傷官是機關槍連連長孫紹武他的傷是被砲彈轟斷了右手。



### 橫濱夢影錄

呂碧城女士

一九二二年四月。余由坎拿大搭輪返華。道出橫濱。偕同舟美利堅婦女數人登岸游覽。時英太子華爾士御駕將臨。通衢燈彩繽紛。如雲霞四泛。彌望無際。日政府爲特建行宮。鏤金鑿石。莊麗無倫。余等信步入覽。重闕凌霄。華燈奪月。晚妝倭婦。曳錦襜。插步搖。成隊出入於長埤。曲檻間。氣象嚴貴。恍見東方古代文明。令人。生異感。方徘徊間。倏一少年趨前招待。衣

橫濱夢影錄

歐式禮服。佩金章。綴以紅綬。小纈。饒止楚楚。余等告以停泊參觀。幸蒙不拒。復加引導。殊爲感謝。該少年操其倭音之英語。殷殷詢余行踪。暨學業甚詳。余略答以肄美術於哥倫比亞。此行歸國而已。彼出其名刺授余。加註住址。諄以別後通訊爲請。余默念。同來者衆。彼何不悉與周旋。而獨注重於余。詎所謂唇齒之邦。誼應親善耶。余年來浪跡天涯。盍簪之雅。徧於各國。惟於東隣。缺如此蓋。因外交。枳隍。而私誼。亦以隔闕。興思。及此。不覺。微慨。余等與辭。諸美婦中。惟一長者。與少年握手爲禮。餘皆避去。余僅領首。亦卽迅步趨廊外。少年則急引手穿檻花。〔時檻上徧置盆花〕招余曰。此別未必重逢。請一握爲幸。余從之。

橫濱夢影錄

塞德爾女士。晚余驟然。余亦匿笑。遂踉蹌出。登舟時。躡渡板。余投其名刺於海。默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余某某不友。其讎厥後。漸忘其人。迄今已二載。乃昨夜夢與家族聚處。如舊時。燐燈閒話。其樂融融。忽一僮款扉投以名刺。視之。則橫濱所邂逅者。方詫愕。間僮復扛一巨箱入。曰。此某君所遺也。請檢收。而箱面之郵券及旅館封標。皆來自東瀛者。啓之內。滿儲美術用品。尤以圖畫顏料毛筆等居多。吾母頓嚴霜。幕面怫然曰。不肖兒。余縱汝游學。竟濫交若此友。及木屐兒耶。余欲辯而格格莫致。一詞家人環視。雖不明加指斥。但或努其脣。或嗤以鼻。鄙夷之情。有甚於語言者。吾母檢點各物。一一擲之於地。一物一詈。而

不。或。變。余。惶。愧。無。以。自。明。方。窘。迫。間。工。廠。汽。笛。齊。鳴。遂。遽。然。而。醒。如。釋。重。負。追。憶。曩。年。情。境。猶。歷。歷。在。目。橫。濱。經。地。震。奇。災。全。境。陸。沉。諒。其。人。已。罹。此。劫。余。今。於。寒。雨。瀟。瀟。之。夜。濡。筆。爲。記。白。骨。有。知。於。圻。巖。硝。燼。中。或。亦。破。涕。爲。笑。嗟。乎。人。事。滄。桑。瞬。息。萬。變。而。余。當。日。以。國。讎。爲。芥。蒂。殆。猶。未。參。佛。氏。戒。噴。之。旨。歟。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三。十。日。聖。因。書。於。滬。西。寄。廬。

舊作浣溪紗一闋。移題此篇。似亦切合。

殘雪皚皚曉日紅。寒山顏色舊時同。斷魂何處問飛蓬。地轉天旋千萬劫。人間只此一回逢。當時何似莫匆匆。



## 淚灑桃花記

杏如女士

天色垂暮了。一點一點的星光疎疎落落的散布在天空裏。似乎在那窺探人們的黑暗生活。晚霞用一種金黃的顏色渲染那些房屋的尖頂兒。苑德因爲看書疲乏了。他就獨自跑到家園裏散步。他素性是愛花的。他看見桃花開的豔麗。徘徊不忍捨去。他想花的身世實在可憐。黛玉葬花誰說他是痴呢。花呀。花呀。不慈愛的人們把你任意摧折。當作玩物。你可

## 淚灑桃花記

能抵抗而不爲他們所愚弄麼。他對花歎息了一會。天已從死灰色變作沉黑了。僕人進來告訴他。孟志一先生在大廳等候會見。苑德叫請他等一等。志一是他大學裏的同學。兩人性情投合。互相愛慕。但是苑德有一個表兄。却從旁眼熱了。因爲他對於苑德也是十二分愛慕的。不過苑德卑鄙他是個放蕩的執袴子。不狠理他。

那時兩人接見了。苑德瞧着志一的狀態，不比平時帶着一種憂慘的威嚴。開口說道：「苑德，我們要作別了。我希望你至少給我一件東西作爲別後的慰解。」苑德聽了，面上肌肉忽發抖戰，並且過一會兒，多量的淚珠從他的眼睛裏掉下來。他哭着說道：「我的朋友，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啊？你去了不要使我孤寂麼？你爲什麼忽然提議這個問題來了呢？」志一道：「你還沒有知道麼？我國和敵國開戰了。我的哥哥是前敵總指揮。他昨晚來了一封電報，叫我立刻到他那邊去。許我當一名少尉。所以明天黎明，我就要啓程了。這是我應當去的地方。你也用不着傷心啊。」

苑德忙改容正色回答道：「啊，原來如此。爲國宣勞，確是應當的。」志一道：「但是苑德，我這一回遠行，你總得給我一點東西當作征人的慰解品纔好。」苑德點頭道：「這當然可以遵命的。但是你要什麼東西呢？」志一默默不答。好像有什麼重大心事似的。停頓了約有十五分鐘。他忽然握着苑德的手說道：「好友，這句話，這時我不能不向你表示了。」苑德顫聲道：「什麼？請你說出來罷。」志一狠鄭重的說道：「就是婚姻問題。你肯允許我跪在你腳下求婚麼？」

苑德聽了不由得渾身發抖兩頰通紅低頭爲難了好久才放膽子回答道我們的心彼此明白了難道還有別的……問題不成

志一大喜道那麼我說的慰解東西你一定可以給我了就是你的照片

苑德把眼皮一抬道吓我的照片嗎那倒不能給我想你既然當了個少尉責任也不輕了你應該盡你的職務倘若你身邊有了我的照片便要分你的心不能盡你的職務了志一願你一心爲國我把我的心貼胸常掛的國旗送給了你罷你瞧這國旗多麼美麗呀你常把他掛在你的胸前你見了他就如見我你愛我當然也就愛他你愛他就能想着國家你想

着國家就能盡你的職務志一我慰解你的東西就是這個了

志一悚然起敬道金玉之言謹銘肺腑我若不遵你的意思衛國的責任有一些盡不到你就別當我是你的……

天空還籠着濃厚的迷霧太陽纔顯出他很微弱的紅光照見志一匹馬單刀已向着他目的地飛也似的去了有許多親戚朋友來送他揮巾作別的時候頌聲如雷唯有苑德默然無語低頭握着他自己的衣角衣角上透濕的不知是清晨的露水還是通宵的眼淚

志一去後的一星期忽然報紙上盛傳着孟少尉陣



亡的消息苑德一見大驚，還希望是傳聞之訛，無奈第二天接到志一的一封信，果然他真死了，這就是他臨死時候託人寫給苑德的絕命書。

苑德吾友，我死了。我是給敵人的槍彈傷了致死的。你的臨別贈言我常常謹記着，你給我的一方小國旗我常常掛在胸前貼肉之處，但是他不幸美麗的顏色已給我的污血染糊塗了，我恨不能親手還給你這方血紅的國旗，乘便和會最後的一面。唉……代書人注：少尉說到此處，呼吸短促，已極不能再說了。十五分鐘以後，少尉又大喊了一聲：苑德竟脫離人世而去。

苑德看了這封信，呼天搶地，痛不欲生，但因老母在

堂無人侍奉，只得忍痛全生，抑情盡孝。他母親也因為祇有他一個女兒，狠怕他傷心過度，所以常常引逗他出外開心。

他本有一位姨母住在城外一個別墅裏，頭別墅的風景是很優美的，姨母常叫人來請他到那裏去玩。要他因為顧忌那位表兄，所以去得很少。這回他母親竭力勸他去，并見自己也同去散散心，他才答應了。

別墅的風景固然美麗，祇是各人見解不同。他見了反而傷心。有一天他正在池邊看游魚，忽然她的表兄來了，不由分說硬握着他的手，向他求婚。他放聲大哭，痛斥了他表兄一頓。從此他與表兄結下了一

種狠深的惡感立刻告辭姨母回到自己家裏去了。他常常想着世間男子惟有志一是可敬的可惜他死了但是死得很榮耀。

豔麗的桃花又開放了然而不上幾天就一片片飄落在地上他到園裏散步瞧見了信手拈起一片來歎息道桃花桃花人家說你是薄命的如今看來果然不錯待我來把你埋葬了罷但是你還能夠不讓人家採去玩弄侮辱自己安然謝了落在荒野清潔的地上又遇見了我學着林黛玉的法子把你葬一個香塚我也算是你的知己你的幸福也算不淺了。

唉林黛玉說的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我不是同他一樣麼但是黛玉死後還有寶玉哭他祭他我雖然也有一個平生知己可是我那裏還能消受他的哭祭呢。

鈍根按自古迄今但凡文人講到桃花都把他比作淫娃蕩婦因此覺得桃花的身分似乎比梅蘭等花低了百倍却不料這回竟被杏如女士比作貞媛節婦聲價頓高桃花有知該謝杏如女士代伸千古沈寃此恩此德非同小可呢。

# 跳 舞 之 祕 幕

( 畫 刺 諷 稽 滑 )

『誌 雜 活 快』新 最 國 英 自 譯 生 甕 浮

(一)



『你看這件跳舞衣何等美麗』  
『我不去』

(二)



她哭起來了  
『我去!我去!但是...』

(三)



她跪下來了又哭  
『我……我不要跳舞』

(四)



她還是哭著  
『吾愛!好...好讓我換件衣服』

(五)



她把他扯住  
『放心!放心!我答應你了』

(六)



『來...來...來!隨便那位要  
和我跳舞』



夾·谷·山·農·

### 持平軒漫錄

前清遺老余壽平氏（誠格）清鼎革後。即寄居滬濱。昨聞友言。日前安徽同鄉會開會時。彼登臺演說。詎正在侃侃而談之際。忽有某君者。潛至其後。持利剪將其腦後垂垂之辮子剪去。從此一撮煩惱絲遂與余老先生宣告永遠脫離關係矣。余雖覺之。無可如何也。祇喟然嘆曰。人各有志。奚必強人之所難哉。而已。案余在滿清時代。曾爲御史。頗風厲一時。貌極陋。

安福健將張敬堯。弟兄四人。敬堯其長也。次曰敬舜。國會議員。三曰敬禹。亦任軍職。四即世之所稱張四大。人敬湯也。因武穴兵變事。被王占元鎗斃。說者謂當武穴兵變之後。凱明係受敬湯指使。故捕置陸軍監獄。

以待北京命令處決。在獄中時。供給極優。并特着僕人爲之服役。至北京覆電到鄂之晨。張尙高臥未起。僕入呼之。驚醒。驟問曰。豈北京已有覆電乎。對曰。然。蓋張亦自知必死矣。乃徐徐而起。盥洗既畢。命僕取酒數瓶。於是一面飲酒。一面書信。酒罄。信亦告成。時一僕自外來。曰。王氏有事待商。請速去。乃隨之。而往出第二門。時內間之僕。又呼之。甫一廻首。彈洞其腦矣。聞殮甚厚。其函一致敬堯。囑以後事。妾數人均命給資遣去。另一函致王占元。道謝優待。盛意時敬堯在漢口咫尺之近。亦愛莫能助也。按敬湯在湖南。縱兵殃民。無惡不爲。鎗斃後。聞者莫不撫掌稱快。上月間。敬堯又僕僕京漢道上。不知其迴首前塵。作何感想也。

朱壺叟姑丈清之歲貢也。曾應試秋闈。已取中矣。因逾額。被抽去。憤甚。遂永不作此想。丈之文章。素爲邑人所欽仰。尤工詩詞。能得唐人神韻。兼精歧黃。無論宿疾沉疴。凡求治者。靡不應手而癒。曩客金陵時。與廣陵梁公約。淮陰徐庶侯諸詞人。時相唱和。有自壽詩四首。辭壯蒼涼。直逼杜陵。爲一時所傳誦。詩曰。

潦倒年華五十餘。那堪回首重躊躇。旄頭時局今如此。弩末文章又悟余。禍福塞翁得失馬。功名馮婦去來車。年來自愧顏唐甚。何事從人賦載驅。

西風颯颯白門秋。淪落江城不自由。鄉夢任隨流水去。客心豈爲好山留。王郎斫地空悲愴。阮藉探囊只

澀羞莫笑黃金揮霍盡禦寒尙有黑貂裘

漫將身世感蹉跎。最是天倫缺憾多少。小已悲孤露。景壯年又痛白雲。過更無庭院。栽唐棣。甯祇篇章廢。蓼莪。我剩有鶴梅。妻子在天南地北。却緣何。

奚奴忽說我生辰。白雁黃花滿眼新。邀月權爲稱祝客。開尊暫作達觀人。囊多丹餌能延壽。家有詩書不算貧。行欲買山謀老去。豈終僕僕逐風塵。

又自壽聯。生讓紫陽先。一日我來白。下又三秋紫陽對白下。工巧無比。

丈客清江時。眷妓曰雪余鄭姓。金陵產也。通文墨。解吟咏。以爲女弟子焉。風流蘊藉。不讓當年白傅。有贈雪詩四首。綺麗處頗似溫李。亦爲士林所誦。詩云。

撲去章台五斗塵。妥娘仿佛是前身。聰明只合論冰雪。才氣多應得夏春。竟肯虛心師海客。幾曾低首拜花神。憑君細數羣芳譜。多少凡葩抵此人。

姹紫嫣紅鬧錦芳。儘多舞妓與歌娘。厭聽北里箏琶曲。曾傍南朝玳瑁梁。時世妝成饒嫵媚。相思曲誤辨微茫。小曲中有所謂相思調者。中有錯字。雪余曾代糾正之。記會昨夜文窗畔。紅豆拋殘字幾行。

黃絹新詞才子書慧心了。了女相如風流似此誰知己。雅謔調人偶戲予。抵掌縱談茶當酒。攢眉苦辨豕兼魚疑。雲疑雨。渾多事。畢竟先生是子虛。

將奈卿何奈我何。江淮淪落卽行窩。得沾泥絮三生幸。羞插春花兩鬢皤。人到亂離情緒減。事關風月怨愁多。年來禿盡江淹筆。判綠批紅讓老坡。

扶乩之說。事涉渺茫。或謂其係扶乩之人所捏造。然則令不善書者爲之。而所成之字。結構之佳。迥非其人所能夢及。若令不通醫學爲之。所列脈案。亦言之成理。此非極可異者乎。方今泰西各國。競研究鬼學。此或爲靈鬼所憑託也。

昔吾鄉之文人騷客。設一乩壇。降壇有自稱月卿女史者。時與諸人相唱和。一日扶乩。月卿又至。書曰。適至西湖歸來。得詩兩首。請諸君正之。一「昨日西湖日未曛。隣家姊妹共論文。新愁萬種隨流水。舊恨無端怨白雲。千樹梅花蘇小墓。一庭草長岳王墳。可憐夜半浙東雨。濕透吳綾百折裙。」其二「讀罷黃庭適自箴。諸君覓帖互相臨。山中那管人間事。世外何存字內心。花落溪邊看鶴舞。水深澗底聽龍吟。」甫至此時。有在傍發議論者。乩亦遂停。故無結句。如第一首新愁一聯。頗逸秀有致。此事係聞自六兄序公所譚。謂故鄉父

老尙往往能道之云

壹更丈尙有贈雪余聯一。爲三分白已平章定。一片心憑度付來。

清季吾邑北鄉有狂生尹某者。多才而好弄。赴鄉試返。至高郵。旅費罄焉。乃與同行者計曰。我能設策致之。若我久不至。請於縣之公堂相晤也。遂匆匆而去。上岸後。易敝衣草履。頗類卑田院中人物。並將所着衣履。盡付質焉。行經縣署旁時。故作張皇失措狀。公役瞥見。疑焉。執而詢之。尹則更閃爍其詞。愈疑。遂拘之。未幾。邑令聞此事。訊焉。問曰。觀爾狀。決非良善之徒。曾作案子否。對曰。有之。惟不在此間耳。又問曰。然則在何處。共有若干次。對曰。在南京。次數不之憶矣。然有證據。請令自閱耳。於是將本場之文稿。自懷中取出。呈上。令閱之。怒曰。此文章也。烏得相戲。對曰。是卽小人所做者。他則不知也。乃閉目朗誦。令自上閱之。不差一字。大驚。知非易與者。適諸同行亦均至。見狀。羣鼓噪曰。此吾友也。吾輩文士。犯何法律。竟加以桎梏乎。勢甚洶洶。令益懼。乃由諸幕僚排解。以二百金爲壽事。乃寢。尹等於是從容鼓棹以去。

★ ★ ★ ★ ★ ★ ★ ★



◀ 用 適 界 各 ▶  
**鑑 金 世 酬 民 國**

欲研究……

社會交際 慶弔禮制  
 信札公文 楹聯契約  
 應酬詩文 婚喪柬帖  
 法令廣告 商人常識

皆不可不讀此書

全書三十萬言。聚數十人之腦力。方克成此空前鉅著。舉凡各界人士交際往還之道。應有盡有。既無背乎先典。尤恰當夫時勢。備此一書。則人情通達。世務熟悉。不難成社會之完人矣。

●精裝一冊定價大洋二元  
 ●洋裝四冊定價一元六角

◀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陸 大 海 上 ▶

……………本祕代古

**傳 祕 相 神 輅 管**

讀此一書能知——

△終身禍福 △境過順逆  
 △壽命長短 △財運衰旺  
 △營業利鈍 △子孫賢愚  
 △婦女貞淫 △子嗣有無  
 △疾病吉凶 △結局善惡

古今來論相的人。第一要算三國時的管輅。本書就是他平生傑作。內有希夷老人陳搏的序文。確是祕傳的真本。所述男女全身各部分的相法。均極詳備。理由正當。證驗靈異。和江湖口訣大是不同。得此一書。可以明白氣運。可以逢凶化吉。

●甲種定價六角  
 ●乙種定價六角

● 售 代 總 司 公 書 圖 陸 大 海 上 ●

津沽軼聞

溪民

聯軍洋兵之內犯。拒戰之將。以聶士成爲最勇。聶所屬士卒。皆精悍。能血戰五晝夜。更番休。更番戰。槍砲聲連連不絕。洋兵憚之。卒以境絕援窮。事功不立。惜哉。拳匪之盛也。處女成軍。爲紅燈照。婦人成軍。爲藍燈照。風聲所播。婦女以不入軍爲奇辱。或爲僕婦者。一躍而爲某軍某隊之長矣。重來

津沽軼聞

主人家。氣焰甚盛。時禁洋書洋貨。傳言弗蓄。蓄者摧燬。其後殺拳匪之令下。徧村廬搜而殲之。凡十餘歲。孩童辨有紅綠絨繩。足有紅綠鞋襪。指爲拳黨。爭殺以爲快。而婦女之爲洋兵擒捉。輪載而赴本國。以資奇觀。或陳之博物院者。駢肩累息。爲數甚夥。慘矣。紅燈藍燈。在匪軍中不任戰事。但任稽察之役。入夜大街小巷。時時有燈球滾滾而行。居民均閉戶不敢出。竟莫得察其妖法。

拳匪聚會降神。每自稱古代某某。如張飛孫行者之類。皆說部誕言。匪不徵經費。惟命各戶煎麵餅若干斤。晨間置戶外。派人斂取。視戶之大小以爲多寡。可見匪志不在大聚之甚易而散之不難。使識者當國。何至釀成巨禍。迨亂勢蔓延。鄉間之民。有力者均去爲匪。閭閻爲空。余戚奉母隱避鄉間。麵粉每斤售銀一兩。無所得饋。則於野田中求蚱蜢以充食。紅藍燈照。混於匪中。時起鬥毆爭

殺之事。有自稱黃三太者。符咒甚詭。爲全會之師。檢閱新編之紅燈照。指一絕色者。稱爲天星下凡。膜地而拜。引於上座。授道。遂與爲配。羣匪起鬪。殺之。絕色者不知所終。天津爲洋兵破。另有不逞之徒。供役於洋人某甲。遂憑藉勢力。將堆積如山之鹽包。廉價賣出。得資千萬。營巨廈園亭。廣植花木。稱大人矣。事平。李文忠欲查辦。洋人據約抗議。以爲辦某甲卽辱聯軍也。卒無如之何。

津市巨富某氏。舉室遷避。及歸。室廬悉化灰燼。卽燼餘亦被流丐篋取無存。某氏召集舊僕。命指認何處爲廳。何處爲廚。就其指處發掘。纍纍然盡不動尊。蓋某氏之埋于地下者。每處五六十萬。共有六百萬之鉅云。

在旅館中爲盜。越貨殊死。時北洋大臣爲哀項城。懸賞二千金。限七日破案。甲與楊相謀曰。此致富升官之捷徑。吾其勉之。卽出入倡寮劇館中。至第三日之夜。於某館坐而觀劇。見前排坐有二人。形跡非常。時作狼顧。且頸間有手指抓裂痕。顯有扭毆之跡。潛出呼警。復穿制服入內。拍二人肩曰。好友樂哉。二盜心虛。慌張欲遁。遂被執破案。項城以是大激賞。漸躋高位。民初營兵有變。楊以德在署中。懼

不敢出。其督察長謂曰。警察所以  
保治安。變兵懼死。必無鬥志。且變  
者不過數百人。吾以二十人臨之。  
不虞不濟。時機一失。使各營遍傳  
鼓噪。則難爲力矣。公其速出。楊乃  
挈巡邏隊查街。遇有挾貨之兵。卽  
於街市斬決示衆。變兵死者不及  
百人。餘衆潰逃。不崇朝而亂定。楊  
在職。誅捕太多。結怨甚衆。當遭喪  
出殯時。孝子之前後左右。以執盒  
子砲者圍繞護之。此亦孝子之特  
式。

直皖之役。直方實力不敵皖方。已  
猛攻而進。天津勢在瀕危。所不至  
者二十里。其時各機關已預備降  
幟矣。適關外之兵。由火車開到。方  
下車。命趨向前敵。人人授以樂器。  
使鼓吹而進。揚言萬人助戰。皖方  
探報誤中其計。懼而退兵。自此一  
蹶不振。實則奉兵只五百人耳。事  
後錄其功。頒賞千元。執此以觀。關  
外亦有德於關內也。

淺。兵事一敗。則退必擄搶。此役兩  
方屢敗屢勝。遂致各村廬舍犬馬  
均爲蕩然。余友家之車被隊拉去。  
後人工牲口雖得放還。而賠折伙  
食等費數十元矣。  
直奉之役。直方全取詭譎主義。如  
任奉方之進兵。使其佔他愈廣。呼  
應不靈。而後以精兵殲之。又如以  
火油箱中燃放鞭炮。誘奉軍炮擊。  
罄其藥彈等類。傳聞張景惠之敗。  
直方實以二十五萬誘買之。此說  
不知確否。

# 化洋一角可學戲法數十套

好機會不要當面錯過

嚴美孫著(家庭小幻術)一書出版甫旬日銷數已逾數千各界來函讚美者更不計其數本內容計載小幻術十八套催眠新術四套詳目列下  
 空飛水未卜先知  
 奇怪火柴蛋帕變化  
 白紙奇變碎帶還原  
 三星歸位袋內燃燭  
 牌邊獨立隔牆探物  
 鏡中倩影貼然軟化  
 在家庭試演最爲宜  
 術器具即一試演最爲宜  
 一覽是編即一試演最爲宜  
 書籍能說不能做者可比  
 名籍陳達哉先生編訂式樣精美無倫  
 請名末附載胡亞先生插圖對照足令  
 然篇之末有載不催眠新術一卷奇文  
 舌讀之未有不拍案叫絕全篇落筆談  
 幻術書讀更可作爲滑稽文讀之研究  
 讀嚴美孫先生文字者幸勿失之交臂  
 生顯亞光畫(一個幻術家)彩色精印

每冊實售大洋一角  
 外埠函購郵票通用另加寄費二分

# 諸君要曉得小說家的趣事嗎

全國小說名家專集一書內容專載下列三十位小說名家生平小史趣聞軼事佳話及各種札中親筆手跡請看下列的大名就可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嚴美孫 | 趙若狂 | 張碧梧 | 許指嚴 | 馬二先生 | 海上說夢人 | 徐卓羣 | 施禹鐘 | 沈禹鐘 | 江禹鐘 | 王鈍根 | 王鈍根 | 李西神 | 周瘦鵑 | 畢倚虹 | 徐亞橋 | 范烟橋 | 陸律西 | 程小律 | 張小律 | 劉豁公 | 嚴獨鶴 | 張舍我 | 許舍我 | 貢少我 | 海少我 | 姚上我 | 胡民我 | 何寄我 | 包海我 | 王天我 | 李西我 | 周瘦我 | 畢倚我 | 徐亞我 | 范烟我 | 陸律我 | 程小我 | 張小我 | 劉豁我 |
|-----|-----|-----|-----|------|-------|-----|-----|-----|-----|-----|-----|-----|-----|-----|-----|-----|-----|-----|-----|-----|-----|-----|-----|-----|-----|-----|-----|-----|-----|-----|-----|-----|-----|-----|-----|-----|-----|-----|-----|

本方書一冊實售大洋六角茲爲優待起見特於  
 下購刊此書者凡附贈小幻術一冊  
 券購取此書者凡附贈小幻術一冊  
 一冊不取此書者凡附贈小幻術一冊  
 票通用另加寄費五分

上海北車站東首順里總弄  
 雲軒出版部獨家發行



## 友誼

小菊

好友？

趙士傑忽然給他供職十餘年的公司辭退了。我是士傑的好友。聽到這消息。忙過去安慰他。他說。老陳。我現在得着一種格言似的教訓。就是一個人當有真才實學。而父兄的勢力。爲不能允久靠得住的。還有世人的面目。能由極熱而減低至極冷。見你失了勢。頗有從前互相推許爲好友的。在暗中害你。我對於這幾句話。雖

極以爲有理。然心中很懷疑他所說的好友是那一個。或者竟指的是我呢。於是我要他說出給公司辭退出來的原因。

趙士傑在未發言之前。先嘆了一口氣。然後對我說道。老陳。這事。言難盡。我什麼人也不怪。他只怪盛默齋。我說。盛默齋什麼。他是你我的好友。難不成會對你存有壞心。就是你給公司辭退也。還是他告訴我。要我和他極力爲你設

友誼

一

法。尋。生。意。士。傑。從。鼻。子。裏。噓。的。一。聲。道。你。信。他。鬼。話。呢。從。前。我。本。也。極。相。信。默。齋。是。個。待。朋。友。極。忠。心。的。人。那。知。他。今。日。居。然。做。到。賣。友。求。榮。的。醜。事。來。我。對。於。士。傑。的。話。還。不。能。十。分。相。信。後。來。由。士。傑。原。本。本。的。告。訴。我。我。纔。對。於。默。齋。也。恨。之。切。齒。了。

原來我和士傑默齋三個人。都是二十年前的老同學。從小感情就是很好。而且三個人不同在一地的時候也很少。我們由中學校畢業出來。第一個士傑因爲長發百貨公司的總經理是他父親的好朋友。所以一出校門。就進長發公司當文牘員。而且總經理也極信任他。我呢。

由校長薦到西南兩等小學做教員。只有默齋因爲在校時不很肯讀書。家又貧窮。沒人給他想出路。所以他在家里住了半年。還尋不着生意。後來我和士傑商量。要他在公司裏務必替默齋找個位置。也不必爭論薪水多少。只要他能。在。上。海。住。下。來。我。們。就。可。以。再。給。他。想。法。子。的。這。時。士。傑。還。位。卑。職。微。不。能。向。總。經。理。說。出。薦。人。的。話。來。千。思。萬。想。只。有。再。托。他。父。親。向。總。經。理。面。前。說。一。說。他。父。親。不。得。已。給。他。去。姑。且。說。一。說。不。料。總。經。理。說。是。很。好。很。好。叫。他。來。給。士。傑。幫。幫。忙。於。是。默。齋。同。士。傑。共。在。長。發。公。司。裏。做。事。士。傑。三。十。元。一。月。默。齋。二。十。元。一。月。兩。

人相得甚歡。從來不曾多句口。我於夜裏必到他們公司裏談談。或者相約出外去遊覽的。五年後。長發公司由五萬資本擴充到三十萬。營業很是發達。所以新添許多僱員。士傑和默齋因爲是老資格。都得加薪。更教士傑任文書部主任。月薪八十元。默齋副主任。月薪五十元。這樣的又過了五年。忽然士傑的父親死了。總經理也還信任他。全公司中人對於士傑也都很和睦。獨有默齋對於士傑。似乎不很滿意了。在默齋以爲。士傑這人也沒甚大本事。只不過寫得一筆好字。又有父親做他的靠山罷了。心中漸漸有些不平起來。加以默齋善於交際。相

識的人逐漸的加多。就是一般商界偉人以及有錢的富豪。他也認識幾個。於是他更野心勃勃。不時運動文書部部員和士傑鬧意見。或者在總經理面前暗暗的說士傑的壞話。總經理到是個好人。說你是士傑引進來的人。不應該說他壞話。他再也說不上去。於是他再設法。托他相識的商界中之有勢力者。給他向總經理面前吹噓幾句。總經理曉得這是宣傳作用。故也。以一笑了之。士傑是個老實人。起初還不信默齋會說他壞話。而且默齋對於他交情依舊像是很濃厚的。然而因爲默齋的詭計接連的施展出來。教老實的士傑也覺到默齋這人



也不是很可以靠得住的。所以對於他的職務。更加小心。而更處處防着默齋。然而對我不會說起。所以我還不知道有這些事。

今年因爲長發公司前總經理回家養老去了。新接任的是個剛從西洋回來的商學博士。一進門。就更改了許多辦事上的章程。文書部注重英文。特添聘一個教會大學畢業的人。專管英文函札。算是經理室的文書主任。這明明是想以此奪去士傑的權柄。士傑是十餘年來的舊脚色。而且爲前總經理所推重的。所以新總經理也不好意思更動他的位置。而另設一個文書部。同是主任。士傑依舊是月薪八十元。新

來的反有一百六十元的月薪。如此種種。士傑看了。心裏十分不快活。心想辭職。又怕或將因此失業。因爲他是個不善交際的人。找尋位置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只得忍耐着罷了。不料後來新主任處處與士傑爲難。而且默齋雖是士傑手下的副主任。也投降了新主任。幫新主任和士傑作戰。更誘惑士傑手下的文書員。歸附到新主任手下去。士傑弄得孤立無助。只終日束手而坐。也沒有人和他說話。而且又有人當面譏諷他。教士傑不能再忍耐下去。一天。士傑見了新總經理。說我現在簡直是無事可做。差不多可以說是。在公司裏吃白飯。文書部事

務既然有了新主任管理。總理可以把我安置到別部份去。新總理從鼻子管裏哼的一聲道。趙士傑。你不想做文書部的事。還有什麼事你會做。怕你沒有別種能力呢。士傑聽了。越發心裏受不住。就對新總理說了幾句憤慨的話。新總理不覺大怒。說。你不願意幹那文書部的事。就請你自便罷。士傑是個很負氣的人。就也不管他總理不總理。罵他引用私人。排斥老人物。新總理也不去理他。而下令停了士傑的生意。教新來的教會學生去接理。默齋依舊是副主任。但加薪三十元。文書部裏的人似乎都很歡喜。眼。看。着。士。傑。走。了。一。句。惜。別。的。話。也。沒。

友 誼

有。只。有。默。齋。還。過。來。說。幾。句。安。慰。話。士。傑。不。高。興。回。答。他。默。齋。也。怕。給。新。主。任。看。見。怪。他。所。以。說。了。一。兩。句。就。走。開。了。我。於。這。時。候。剛。在。遠。處。旅。行。回。來。默。齋。告。訴。我。吾。纔。知。道。士。傑。是。失。了。業。了。

我聽了士傑的一席話。也把默齋恨得什麼似的。兩個人相約不再去理他。不料這時默齋剛走來訪問士傑。士傑也不起身招呼他。他到很殷勤似的對士傑說。士傑。你。也。太。心。直。口。快。了。對。於。總。理。怎。好。出。言。無。忌。然。而。總。理。以。及。新。主。任。也。都。不。是。人。……說。到。這。裏。士。傑。到。還。裝。做。沒。有。聽。見。似。的。我。氣。得。忍。不。住。了。說。一。句。默。

五

齋。你。不。要。再。放。屁。我。們。從。今。後。不。認。你。是。我。們。的。朋。友。了。請。你。走。罷。快。到。新。主。任。面。前。去。獻。殷。勤。失。業。的。朋。友。還。理。他。作。甚。默。齋。也。不。禁。面。紅。耳。赤。起。來。說。你。說。什。麼。話。這。話。從。何。說。起。這。時。士。傑。也。不。禁。怒。從。心。起。大。喝。一。聲。自。己。作。的。事。還。要。問。人。家。麼。快。給。我。滾。於。是。默。齋。纔。知。道。事。已。決。裂。不。能。挽。回。只。得。快。快。的。走。了。

失業？

趙士傑自從失了業。有一禮拜不出門。只在家裏想心思。想到從前的過去事。也有可歡樂的。也有可悲苦的。然皆一轉瞬而忘卻了。只忘不了盛默齋待他的盛意。而想用什麼法子出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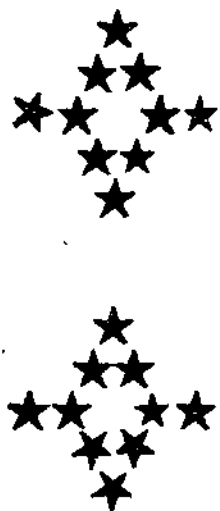
這口惡氣在默齋加了三十元薪水以為可以傲人驕妻的了。我要報這仇。最妙是能夠掙些錢。較長發公司時的收入還要多。纔可以去和默齋見面。使他對於我發生羨慕之心。而不至於給他看做失了業。沒飯吃。纔好默齋對我的神氣。確乎以為我將從此不能有飯吃的神氣。所以我現在最要緊的是去尋一樁很可以掙錢的事情。做做。想了一禮拜。想到書店事業。自己還能支配。因為他有幾個朋友。都在著作界裏頗有名望。自己也會到各種出版物裏投過稿。也還受人歡迎。這件事尚不須大資本。而且為他薄弱的的能力所辦得到的。於是他從此熱。

心於書店之進行了。

士傑在長發十多年來所積蓄的有三千元錢。更加他父親遺給他的四千元錢。他併攏來做資本。又勸親戚朋友合些股。總共一萬資本。就此於四馬路冷僻的地方設了一家一間門面的書店。起初給別家書坊販賣些新出各書。後來出一本小說。名字叫做月下。是他的友人馬清音做的。約有三十萬言。出版後。頗風行一時。他就請馬清音編輯一種小本的小說叢書。自己也編些淺近的尺牘以及商業上用書。因為定價低廉。銷路都很好。一年裏出了三十多種的書。種種都賣空了。印再版。到年底一結帳。居

友 誼

然贏餘一萬元之多。他很得意。第二年忙請我過去替他編輯些教育上的書籍。生意一天好似一天。我們都很喜歡。有一天。在晏會上逢着默齋。默齋忙過來和我們招呼。我們也不好意思拒絕他。略略和他說幾句。他見了士傑近來的得意形態。似乎覺得很慚愧。士傑到還和他空談幾句。我卻說。默齋你近來想很得意。士傑因為失了業。只得做老板了。



七

# 希望

(孫 芙)

希望這件東西。只有尙未達到目的而進行最有希望的當兒。最爲心滿意足。倘使完全能夠達到希望。天下萬事萬物。予取予求。要什麼有什麼。不論什麼事都能如願以償。到了那時。無所謂希望。簡直是絕望。那倒反無樂趣可言了。譬如少年向女子求婚。在那進行順利香口一諾的當兒。那少年當時的心坎中。有何等快樂的希望。直等蜜月以後。他原有的希望心。也就慢慢淡了。又譬如買彩票想發橫財的人。他的號碼。是六百〇六。他當時買這張號碼的時候。自是希望無窮。果然天從人願。這天頭彩的號碼。恰正是六百〇六。這個消息。傳到他的耳朵裏。當時他的心坎中。儲着何等快樂的希望。直等獎金到手。揮霍一番。纔覺得發財以後。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我說天下事都可作如是觀。大家不妨平心靜氣。退一步想。曉得不論什麼事。只要能夠達到希望以後。反無樂趣可言。人人能夠覺悟。自然安居樂業。競爭名利的人減少了。那麼作奸犯科的人。也許減少些罷。

# 適廬談鬼

溪民

予友鮑君。豪於飲。喜誦佛。一日。數人圍爐談。鮑君述其夫人卒後。君立願誦金剛經百日。以資冥福。在每晚八時許誦之。誦經之室。與柩室相鄰。方誦三十餘日。一夜。君於誦聲中。忽矚夫人之影。顯於桌旁。見者祇髮髻與肩頸之一部。君乃止誦起立。欲一瞻視。即隱而無覩。君遂不復誦經。或謂鮑君果能誦滿百日。其功力當得全身湧現云。

濟南某廳長。娶夫人二姊妹也。分室而居。繼而長夫人卒。次夫人即移於其姊之室居之一夜。作佛事。其

## 適廬談鬼

姊忽入妹室。與平時無異。坐於牀上。笑問曰。此床被褥頗精良否。妹僅答云。好。不如姊從前之好。夜間。姊之鬼仍同宿床上。次晨。其妹梳頭。鬼亦倩傭婦梳頭。傭婦覺手中如握無物。是日。家中親友。遂人人見之。惟不能與之交談。其身上服色。悉是平時所穿。且能於日中更換。亦不知從何處所取。晚間。妹遂哀懇之。云。當用佛法超度。如此惡作劇。亦非姊妹之情。後許以經懺四十九天。其鬼乃退入柩室。冉冉至柩旁而沒。

菱湖某宅。凶宅也。相傳粵匪之亂。屠人於此。人遂不敢居。元宵夜。某甲醉飲歸。過此宅。聞闐賭聲甚巨。忘其爲凶宅也。信步入之。見堂前有賭牌九者。有搖攤

者立觀良久。拾級登樓。見一少婦梳頭。置頭於桌上。而用手自後梳髮。則無頭之鬼也。大驚。奔下告衆。極言可駭。衆笑曰。此何足奇。卽一一摘頭置桌上。某甲酒稍醒。駭極。奔出。舉以告人如此。（鈍根按。此條習見他人筆記）

前坵吳某。游幕於四川。鄉人寄函其家。傳其已死。家人爲之成服。并作佛事。拜焰口懺。越數月。始悉傳言之妄。後二年。吳某回家。述於某年某日夢中還家。見家中大放焰口。主懺之僧。初尙金光滿身。座下蓮花繞護。繼乃光景全滅。覺伊之身。換上一襲黑衣而已。細查日期。卽作佛事之日也。異之。又詢僧以前後光明變易之故。始知主僧於前半段虔誠禮懺。心無妄

念。故得毫光輝照。及法事將竣。天忽下雨。僧有黑衣一襲。曝於庭中。竊念其徒爲之檢收否。心在此衣。故所現之法身。亦卽更變也。（鈍根按。此事亦見過）

隣居之僕馬某。言其鄉有鄰人某甲。以拉車度日。二月二十五日。在濟南車站。接夜班快車之乘客。見有一客。手提皮包及行囊。下站雇車。某甲以車應之。雇至南圩門外某處。講明車價六十枚。某甲拉赴該處。則地頗荒僻。並無人煙。正驚疑間。忽聞此客坐車中。作與人寒暄狀。言某妹某妹。相別已久。今始前來相會云云。某甲不顧。拉車前進。該客亟命停車。云欲小便。遺車停。客卽走下。前行數步。忽已不見。回顧車上。囊篋全無。某甲大駭汗下。飛奔回家。病嚙數日始已。

## 客塵備拾

卿須

今人以女子婚日加笄。名曰上頭。不知何義。偶閱五代花月詞。記有廣政六年。大選良家女子入宮。年十三以上。後宮位號自昭儀昭容下。凡十有四。詞云。十三嬈娜解含羞。新賜雲鬢乍上頭。進冊呼名佯不應。昭儀第一擅風流。觀此。則并非女子加笄之謂明矣。至菽園贅談。則云上頭二字。男女僭可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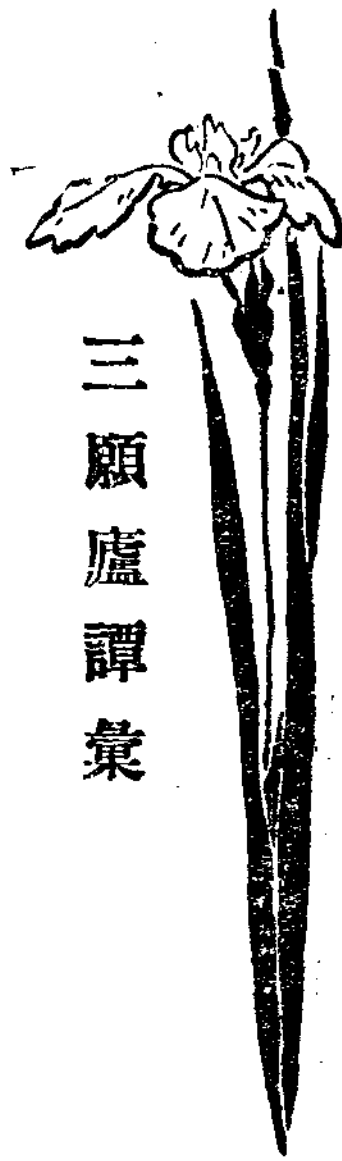
浙中西湖風景。甲於全球。然湖中勝跡。非游船莫能窮其幽秘。紀元以還。游船日見增多。自頭號船（水月樓）破爛後。無人繼續製造。遂成絕響。蓋以是項樓船。笨巨不適於用。故多改建輕便游船。而舊式者亦不甘故步自封。紛紛改良。據最近統計。二三號洋式湖舫。約在百艘左右。洋式蓬划約七百艘之譜。無蓬漁艇且可儼客者。則在百艘以下。小搖船約五十艘。此外尙有新添汽油



船五艘。往返雖較靈捷。然機聲軋軋。頗覺可厭。清幽之地。一變塵俗。作俑者殊殺盡風景也。綜計全湖大小船隻。較五年前約增百分之三十云。

吾湖稱來賓曰「客人」。而浙東各屬如甬越等處。均稱「人客」。蘇滬亦然。攷杜甫感懷詩云。『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又白居易酬周從事詩云。『腰肢拜痛人客倦。』據此。則兩種稱謂。當以人客爲是。俗語稱呼。往往有本。而鄉風各別。再傳失真。要亦未可一筆抹煞也。

燕窩爲食品八珍之一。產閩粵海洋間。以潔白者爲上。價頗貴。能補虛益損。盛筵中視爲重饌。陳懋仁泉南雜誌云。遠海近番處。有金絲燕。毛如金絲。臨卵時。啄蠶螺以食。土番云。蠶螺背上。肉有兩肋。如楓蠶絲。堅潔而白。能補虛損。已癆痢。燕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嘔出結爲小窩。附石上。燕雛能飛。海人拾之。故名。或謂燕窩者。海燕所築。銜之飛而渡海。中途翼倦。擲海上。立而憩息。棲久復銜以飛。或爲海漁所得。以燕之精氣。悉集於是。故食之能補益云。兩說究不知孰是也。



### 三顧廬譚彙

陶一呆

袁二郎著之辛丙祕苑。誠一代之信史。較諸市上瞎造事實。騙錢集書。糟蹋慰亭。不可同日而語。或有人詰責曰。慰亭是二郎何人。焉有述其親父之劣跡示人。天下斷無是理。君不知慰亭必欲殺治馨者。蓋有多少難言之隱。不得不藉此殺之。以滅其口。烏乎。王治馨。

偶讀花近樓百哀詩有絕句云。（鉅眼觀人早識微。燎原誰縱火星飛。迎狼拒虎原同例。禍到滔天咎有歸。）詩下又有註云。武昌事起。僉謂起用某公可以息事。夫人獨不謂然。且曰。某若柄政。是揚湯止沸也。後卒果然。只一首詩。又加只一段註。直置慰亭於何地。後詩果驗。慰亭太不爭氣。適或許夫人生存。不知咬牙切齒於慰亭。又當何如。花近樓百哀詩。係貴陽陳夔龍所作。哀其夫人也。夫

人許氏錢塘人。花近樓陳取唐詩內有（花近高樓傷客心）之句也。

有人問吳子玉身價。即有一人答曰。子玉身價微賤。亟詢其故。曰。君不見畢先生詩有句云。（可憐蓋世吳巡閱。身價如君一角錢。）或仍有未解。曰。鈍根編之禮拜六。有一期出版登廣告。標題有十四個字。（人中有個吳子玉。書中有個禮拜六。）此即微賤之明證。至於吳子玉身價。能否可與禮拜六並肩。這一層。我可。不負評論上之責任。仍要請教鈍根先生。

讀七期戲雜誌。有寄聲先生作（鼓詞界之回顧）一節。上段詳述開封鼓娘。似未詳盡。且微有訛誤。用草是稿以質證。

一。呆旅食汴州。公餘輒往相國寺聽大鼓。（相國寺在開封城內。各種雜耍均集是處。）有鼓娘杜大桂之梨花鼓書。最爲動聽。是以捧場者濟濟盈盈。而省公署司令部兩處人物爲獨多。其時張鳳台省長有名無實。一切大權均操諸其介弟張星五。督軍趙周人兼總司令。一切機要盡由其弟趙三麻子（即趙傑）專主。傑任師長兼副司令。張星五趙三麻子二人聲勢赫然。一若皆在其阿兄之上。省中一班謀夫。欲嘗做官滋味。無不以苞苴向三麻子星五接洽。以致汴州軍紀之蕩然。吏治之

黑暗。此非一呆之秀管。所能記其萬一也。杜大桂本濟南人。初到開封。並無有人顧問。後由一布店夥。四處游說譽揚。生涯漸見發達。繼遇省公署秘書胡某賞識。杜遂大走紅運。於是軍界亦隨時加入。趙三麻子一見傾心。竭力報效。以致杜大施手段。年來獲得萬金。寄聲先生謂其已有三四萬。未免虛張。至於杜之芳容。不堪承敷。寄聲先生謂其貌頗清秀。風姿楚楚。則乃大誤。杜之臃腫。如聆過杜之鼓書者。無不深知。而其一種妖媚狀態。令人望而却步。然北地胭脂。大半如是。論其唱工。則不能屈筆詆毀。噪清聲脆。委宛動聽。現下不過帶領其手下鼓娘。魯藝。杜自身陪坐一旁而已。杜之母別名白菜心。亦鼓娘也。寄聲先生謂水白菜。則又誤矣。

讀申報自由談。前日有署名晴籟。大作地名偶談。各處風雅地名。大記特記。一呆就地論地。不得不證明其誤。彼彼南京城東有枇杷巷。查南京城中只有琵琶巷。並無有名枇杷巷。蓋琵琶巷。前朝有藝女王姓。善彈琵琶。居此巷中。故至今相傳。卽一呆現居之願樓街。亦前朝名妓願橫波所居之地。因人傳之以名也。好談風雅者。不可東拉西扯。貽人話柄。

## ▲青年道德之要點

陳飛(却酬)

神聖之青年。對於自身方面之人格。應如何顧全。如何保守。而后可。茲以關於道德方面最宜注意之點。就我管見所及。拉雜書之。成二十則。一得之愚。敢爲闕『社會之花』諸君告。願我可愛之青年。三思之。共勉之。

- (一) 臨財毋苟得。
- (二) 不欺暗室。
- (三) 急公好義。
- (四) 勿盛氣凌人。
- (五) 視妓女如帶血骷髏。勿思沾染。
- (六) 勿妄想。
- (七) 愛人如愛己。勿生欺詐之心。
- (八) 顧全信用。如顧全財物。然毋使破產。
- (九) 戒貪節慾。
- (十) 勿浪費金錢。勿虛擲光陰。
- (十一) 稍有一得。勿自驕滿。
- (十二) 勿大言。勿於稠人廣座中。談人過失。
- (十三) 勿幸災樂禍。
- (十四) 勿妄談情字。勿自命情種。勿作情場扮演者。
- (十五)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 (十六) 持論勿過激。勿盲從。更勿自命爲新人物。
- (十七) 注意公共衛生。
- (十八) 勿閱無益之書。消耗可貴之光陰。(淫書不可觀)
- (十九) 行一善事。祇可藏之於心。勿宣之於口。
- (二十) 自己之過。重一改字。對於他人之過。重一恕字。

偵探小說  
窗中怪影錄

(續)

By J. Frederic Thorne.

張碧梧譯



第四章

戈蘭的部屬賴樂詩奉到命令。派往舊金山。把德柔押解到西雅圖來。臨行時。報告戈蘭道。我訪尋岳弟的結果。幾乎忘却告訴你了。雖未有圓滿的結果。但也不能算是絕望。我動身之後。你不妨另派一人。再去訪尋。戈蘭點點頭道。現在距離火車開行。已沒有多少時候。你趕快把打聽出的消息告訴我罷。賴樂

窗中怪影錄

詩點頭答應。便道。岳弟是個俄國人。從前俄皇和德國開戰時。他曾隨同大隊軍馬。前往東面前線。後來又隸屬在霍爾瓦特將軍部下。在西比利亞抵禦過激黨人。一九一九年。纔來到這裏。他一生曾受過六次重傷。幸而都能全愈。他曾在拔羅格辣大學畢業。程度到也不差。祇是性情暴躁些。和德柔委實愛好。不過是他片面的愛。強蠻的愛。看見別人靠近了德

柔相距祇有六尺。他便怒目而視。恨得牙癢癢地。戈蘭道。果真是這樣麼。賴樂詩道。自然果真是的。祇是他雖這樣愛伊。這樣嫉妬別人。伊却並不愛他。因為伊的一片真情。早已專注在李來德一人身上。此外雖有迷戀伊的人。伊連正眼也不去瞧。但是岳弟執迷不悟。仍環繞在伊的左右。伊有時出外。祇要那去處。岳弟也能個去的。便緊緊追隨前往。戈蘭道。難道岳弟真不曉得……賴樂詩道。他當真不曉得。他且以為德柔並不是真愛李來德。不過是李來德有意逗引伊。伊無可奈何罷了。因此他再要保護德柔。處治李來德。但旁觀者清。別人見他這樣。不免笑他痴呆。他便立刻大怒。發誓得定要殺死那輕一侮是他

常用的字面——伊的「美麗潔白的靈魂」的人。賴樂詩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再道。這樣看來。岳弟實在是個腦筋單簡的人。他的智識。大約不過和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相等。那末他縱要害死李來德。決不會用鎗用毒藥。更想不到用箭。或者祇會打他一頓。把他打得骨斷筋折而死罷了。再則他是受慣哥薩克教育的。打人本是他應有的本領啊。戈蘭道。賴樂詩。你快些說罷。否則要趕不上火車了。哦。有了。我陪你一同到車站上去。一壁走一壁談罷。他們匆匆的經過第三蔭路。直向車站走去。賴樂詩再道。我已沒有多少話說了。要緊的話。都已說完。但我倘能捉住了岳弟。他怎樣動手殺人。自然再有一

番重要的說話。怎奈他在七月五日早晨以後躲藏的地方。再也搜尋不出。祇打聽出他在那天早上四五點鐘之間。會回到他住的客來滿旅館。一直走進他的臥房。半小時後。復行出去。身上仍穿着晚服。過了不足十分鐘。又回轉來了。據那旅館中的管賬人說。他或許是到矮樓街轉角一家藥房裏去的。不過也不能決定罷了。戈蘭道。藥房麼。那末他定是去買那瓶……賴樂詩接着道。這也難說。但我也曾到那藥房去探問。據他們說。他曾否來買一瓶毒藥。他們已不記清了。戈蘭道。那末再慢慢的打聽罷。你再說下去便了。賴樂詩道。差不多在七點鐘時。岳弟會到那旅館的賬房裏。付清了房飯錢。那時候他已換了

衣服。穿的是日間的常服。手裏提着一隻行篋。並說他的衣箱。託管賬人暫爲照管。稍停一會。派人來取。又說他要動身到外埠去。幾時回來。他却未曾提起。但後來並未有人來取衣箱。那衣箱仍在那旅館裏。我也曾前去檢查。衣箱裏祇有些平常衣服和物件。並無稍有價值的東西。戈蘭道。你已經去搜查過了麼。旅館中人。怎能允許呢。賴樂詩道。因爲那旅館的管賬人本是我的朋友。所以我雖沒有搜查證。他却肯特別通融。讓我搜查了一遍。戈蘭道。話雖這樣說。但畢竟這是非法行爲。你做了這一次。切莫自鳴得意。以後須謹慎些。免得被人家拿住話柄。無法解釋。這話丟開。你再有話說麼。賴樂詩道。沒有甚麼話說。



了。岳弟走出客棧旅館後。便不知去向了。戈蘭道。那末待我仔細研究一番。再設法進行罷。你趕快走罷。火車將要開行了。

第五章

三天之後。賴樂詩已從舊金山回來了。但德柔竟在牢路上逃脫。這真是件奇詭而重大的事。有許多人評論說。德柔本是個美貌婦女。一雙媚媚的眼睛。着實有迷人的魔力。若再嫣然一笑。諒更能使人心蕩神怡。料想伊在火車之中。難保不用誘惑的手段。狐媚賴樂詩。使他墮入箇中。伊好乘間逃走。左右他是押解伊的警探。本當時刻不離開伊。無庸顧慮旁人的注意。再則他年纔三十。中饋猶虛。一旦美人在側。

曲意迎合。那有不動心的道理呢。他們又根據着種種顯明的理由。相信在火車中時。賴樂詩會卸去德柔的手銬。這更可證明他果曾受伊的迷惑了。但賴樂詩竭力辯白。說伊容貌雖美。但是個殺人的凶犯。好似一朵顏色鮮麗的毒花。毫無愛惜的價值。而况職責所在。更不敢忘公自私。火車中所以卸去伊的手銬。實在也有自信的理由。因為伊已認罪。簽過字的供單。正在自己的衣袋中。伊的罪已是成立。雖然逃走。未必能個減輕。且更加上一重罪。因此便料定伊必不會逃。而且伊不過是個孱弱女子。在火車中。也不能有逃脫的機會。更因見伊兩手被銬。行動不能自由。神情很是苦痛。不知不覺。被惻隱心的衝動。

便卸下伊的手銬了。他這番辯白。尙在人情之中。所以他的長官。並不立時判定他的罪名。應受何等責罰。仍命令他趕緊去搜拿。且看搜拿的結果怎樣。再裁判他失職處分的輕重。

至于德柔逃走時的情形。據賴樂詩說。當火車行到葛蘿埠河干和火烈崗之間時。伊說頭痛得緊。懇求賴樂詩。讓伊到更衣室中去洗一洗頭。大約幾分鐘。便可回來。那時賴樂詩正拿着一本雜誌。閱讀一段記載。記的是一個紐約警察和一個殺人的夾種人（白人與黑人所生的夾種人）搏鬥的事。讀得很是起勁。聽了伊的請求。隨口答應了一聲。伊當即走開去了。他仍貫注全神的讀下去。其餘的事。竟致都

不放在心上。後來火車行過了河干。再折而向北。他尙未覺察。直到聽見車中人高呼亞班尼。剛巧那段記載也已讀過。這纔抬起頭來。知覺回復。方纔曉得。自己正坐在火車中。方纔想起自己的職務。便連忙向四下裏一望。卻不看見德柔。以爲伊仍坐在更衣室中。再忙去查看。室中也不見伊。查問之後。據說伊且未曾來。再搜尋全車。也不見有伊的形影。這纔覺悟伊必已不在車中。或許是當火車行抵河干站時。悄悄的溜下車去了。當下他這一急。自是非同小可。在亞班尼車站上。一連拍出好幾處電報。通知附近地方的警署。留心緝拿。又拍電報告戈蘭。一壁再乘火車趕回西雅圖。把詳情當面告訴戈蘭。戈蘭見事

已如此也無可奈何。祇得嚴囑他加緊訪拿。又向他道。那張簽過字的供單。也不知去向。了麼。你也糊裏糊塗。被伊從你的衣袋中偷去了麼。賴樂詩懷喪萬狀。嘎聲答道。這個幸而不曾。供單仍在袋裏。又道。這一回事委實是我萬分疎忽。長官縱暫不處分我。但我問心慚愧。請長官特別通融。準許我辭職罷。但並非希圖辭職之後。便不負訪拿德柔的責任。仍當竭力去搜尋。這不過是一種罪己的表示。戈蘭道。辭職麼。你怎麼說出這話來。誰叫你辭職的。你何用辭職呢。德柔雖逃。但未必不能再把伊捉住。事猶可爲。你何必失望。我勸你鼓起勇氣。努力向前做去罷。這一路之上。諒你已很辛苦。可先去安睡一夜。明天早起。

照常辦事好了。再則你既上過伊這次大當。可知伊爲人陰險。非普通的婦女可比。以後你便可多些經驗。多些準備了。你出去歇歇罷。我要看看伊的供單了。

## 第六章

戈蘭把德柔的供單很注意的連讀了兩遍。再去尋警務總監威得和地方律師艾達士。十五分鐘後。他們三人已對坐在艾達士的辦公室中。戈蘭再高聲對他們把供單讀了一回。這供單是速記下來的。德柔在七月四五兩夜遭遇的事情。李來德的死况。伊逃往舊金山的情形。都記得很明白。並曾由伊簽字證明無誤。伊當訴述時的種種神情和動作。也一一

附記在當中並加上括弧分清界限並且是伊說一句。記下一句。語氣毫無變動的。供單上記的是

李來德是死在我手裏的。我承認了。我是用鎗打死他的。不過我打死他。實在是偶然。並非存心要他的性命。我本非常愛他。愛的熱度。且已高到極點了。但他曾向我說過。他對我的情思已經厭倦。將要去和別一個女子結婚了。不幸在那天夜裏。玻璃窗中忽出現一個怪物。我忙着開鎗去打。活該禍事臨頭。却打中了李來德。等我飛也似的奔過去。衝進技術室。他已經一命嗚呼了。我開鎗的時候。本站在花棚上。一連放了兩鎗。都是打那怪物的。不料有一粒鎗彈。却打中李來德的額角。這

### 窗中怪影錄

雖是事出無心但他畢竟是死在我手裏的呀（伊說到這裏。倒身在椅上。沒有氣力再往下說了。過了幾分鐘。伊大概聽見我們對伊說。『你最好從頭說起。把這回事詳細的告訴我們。』伊這纔開口再說。）我定須完全說出麼。把李來德和我的情況。以及他怎樣……我不能說的。我不能說的。我不是下流女子。這不過祇因我非常愛他罷了。他也曾允許——他也曾允許——後來他——伊——我早已完全犧牲了……在舉行宴會的那天夜裏。——是最後一次的宴會。伊也在那裏。他竟當着我的面。對伊做出種種表示愛情的動作。我並聽見他說——我聽見他催促

伊早些嫁給他。又答應陪伴伊出洋去。他所以要出洋的用意。自然是想借此拋棄我。並……過了不多一會。我去告訴他。說他方纔講的話。我已聽見。並責問他預備怎樣對待我。以及……他竟敢咒罵我。那時候他已喝下許多酒。差不多是醺然大醉。他先叫我去到……他忽的又咒罵我。他說他已不願意瞧見我了。我聽他這樣說。自然忍耐不住。兩下裏便口角起來。說也可恨。他又用力重重的把我一推。我站腳不住。跌倒下去。接着他又向我走過來——不是要我面前來。却是經過我面前。到伊那裏去。我真是憤恨極了。假如我身邊帶着手鎗。定要拔將出來。把他打死。更須把伊

打死——我是要打死伊。並不要打死李來德。因為我本非常愛他。絕不忍心打死他的。他本是……當下我跳起身來。隨着他跑過去。我本也喝下幾杯酒。神智有些模糊。失掉了自治的能力。便大聲疾呼。替伊起了好幾個綽號——猥褻不堪的綽號。並想去扯伊的頭髮。但李來德因要衛護伊。又要替伊出氣。便打了我一下耳光。又用肩頭來推撞我。把我推出了技術室。到了花園裏。我是怒不可遏。再躍上前去。他再用力把我一推。我又跌倒在地上了。他站在室門口。又罵了我一頓。並恫嚇我。說要把我提到官廳中去。他又把我喚做——一個下流的稱謂。和我的身分是大相懸殊的。當

時有許多來勸慰我。但我一定不肯去和他們同桌進餐。並決定設法破壞。不讓他們白頭到老。如今我果已把他打死了。他再能來咒罵我麼。他再能走到我面前。用肩頭撞我麼。他再有權力來管束我麼。他縱然和那個女子結婚。又將怎樣呢。但是我的居心是要打死伊。實在不要打死李來德。我去到那裏時。委實是這個意思……偏偏忽然瞧見那個怪物正攢過玻璃窗。便急忙放了兩鎗。本是打那怪物的。誰知李來德竟被我打死了。……（這一回德柔停頓了將近半點鐘。纔完全回復了伊的控制力。繼續說下去。在這停頓時候。伊的神經十分昏亂。不言不哭。也不動一動。醫生叫

### 窗中怪影錄

伊服下些安神藥。這纔漸漸的安靜。等到再往下說時。神情比較方纔更是鎮定。訴述的話。也清晰而連貫得多了。）李來德把我推出室後。我也不想再闖進去了。剛巧有一個婦人走到室門口。我便請伊把我的帽子和頸巾遞給我。伊當即進去拿來給我。我便走了出來。乘街車回到安納街我的寓所。那時候我心中的羞憤。可想而知。因懶得起身。便在床上整整睡了一天——是七月五日。——說也慚愧。我並喝了很多的酒——幾乎喝完了一瓶。但是我何嘗喜歡喝酒呢。不過想喝醉了。好沈沈睡去。忘却這一場惡劇罷了。誰知神經感受酒的刺激。越發興奮。翻來覆去。再也睡不着。

前塵的事。反而一一的兜上心頭。想個不了。越想越覺難受。覺得一切事都非常險惡。思慮的事太多了。時間也太久了。頭便痛得和裂開來似的。直到如今。尙未全愈。仍隱隱作痛呢……讓我休息一會罷……在五日的傍晚時。大約是六七點鐘。正確的鐘點。我已記不清楚。我因受李來德那場羞辱。實在氣憤不過。便拿定主意。把他置之死地。好洩我胸頭之恨。我的衣櫃裏。本藏着一支手鎗。是從前李來德給我的。我便取出來。反覆玩弄了一會。決定等到夜裏。去把他打死。我以為這主意很正當。在他和伊結婚之前……我本是脫掉衣服。睡在床上的。當下便穿上出門的衣服。並着上

一雙靴統過膝的重靴。走出門來。不敢搭街車。怕車中有熟人瞧見我。事後記憶起來。敗露我的祕計。我用心這樣周密。但仍未能瞞過你們。竟會疑惑到我身上。這不能不令我佩服你們的機警。可是你們必曾查出甚麼證據。纔能疑心到我。請問是甚麼證據麼。但是我何必多問。實在不必多問。我祇須趁我尙有訴述的能力。尙能勉強忍住不。失聲哭出時。說明我的經歷情況是了。我既不敢搭街車。便步行前往。從西雅圖的西面走上山坡。往李來德的住處去。這條路很遠。足有好幾里。我走到那裏時。已是疲倦萬狀。又想何妨再給他——不如說是給我自己——一個機會呢。那時李

來德正獨坐在技術室裏。所有的用人們。連那姓樊的用人。一齊都走出了。這是李來德對我說的。我央求他和我復歸于好。千萬莫和那個女子結婚。我怕空口解勸。未必能個感動他。應該表示一種最懇切的態度。便跪在他面前。苦苦的央求他。他却祇嘻嘻的向我笑。這當兒他正在喝酒。其實已經喝醉了。我見他那副模樣。不由得回想到從前我和他的一切事情。他曾幾次三番對我說。他事業成功的機紐。完全在我掌握之中。又回想到我做他雕刻的模型時。祇要他雕刻得高興。我便忍耐着不去休息。而且我應得的酬金。從未向他付過一辨士。額外的要素更是不必說了。從前我

### 箇中怪影錄

既那樣優厚的待他。如今又這樣哀憐的求他。他似乎應該感動了罷。誰知他竟一言不發。祇湊近我的臉。打了個呵欠。我再央求他。哀告他。全身匍匐在他面前。他仍裝做未曾瞧見。拿起一本雜誌。來讀了。我于是再也忍耐不住。失聲哭了出來。——跪在他面前哭啊。後來我又恫嚇他。說他倘不和那女子斷絕往來。仍舊和我結婚。我一定要把他害死。他聽了我這話。把我喚做愚人。又說我還不祇是愚人。再連連的咒罵我。我憤恨極了。從衣袋中掏出手鎗。舉給他瞧。又把鎗直向着他。並說我要開鎗打他了。他仍向着我笑。後來我又和他講別的事。——現在已記不清講的是甚麼事了。——



——他忽的跳起身來。再把我推出室門。——推得很猛烈。我便跌倒了。我便伏在地上了……後來我又決定害死他了。因為方纔我在技術室中。對他說我要害死他。實在不是真心。不過是嚇嚇他的。叫他仍舊拿善意來待我。先前他本是拿善意待我的。所以我十分愛他。他也曉得我愛他。他並曉得我不論甚麼事都肯幫助他。倘我死了與他有益。我定很快樂的去死的。不過眼望着別的女子把他奪去。我却實在不能甘心。永遠不能甘心的。實則那個女子並不愛他。不是真心愛他。不過垂涎他的財產和地位。羨慕他的聲譽。想把他所有的。一齊據為己有罷了。這樣怎能算是愛他。怎

能像我是真心愛他。我委實是真心愛他。他縱一貧如洗。身分卑賤和拾破布的人一樣。我愛他的心。自信決無絲毫變動的。我自從第一次遇見他起。愛他的心便油然而生。後來愛的熱度有增無減。如今他雖死了。我仍然愛他。（德柔說到這裏。神經上的衝擊幾乎忍受不住。幸虧伊猛力的把持着。纔能保全表面的鎮靜。聲音却已震顫得很厲害了。伊再往下說道。）我慢慢的兜到那房屋的北面去。那裏有一架花棚。剛巧和技術室中的木質鑲板一樣高。——鑲板上面都是玻璃窗。——我兜到那裏時。便昏暈過去了。躺在那裏的草地上。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料想時候必然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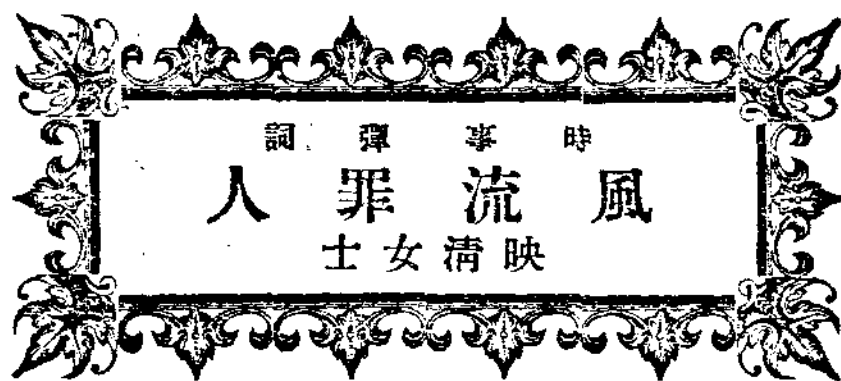
我分明記得在昏迷之中曾做了一個噩夢。夢境十分險惡。竟然把我嚇醒了。我便連忙坐起來。側耳細聽。我的知覺雖不很清醒。但分明聽見一陣可怕的聲響。像是衝打的聲響。我斗覺眼前擾亂。接着頭暈起來。一切物件都團團的轉動……我忽然記起我是預備來打死李來德的呀。但忽又改變了這意思。或許早就改變了。不過我未曾覺察罷了。那時候我的感想奇異極了。言語萬萬形容不出。也不必去形容了。接着我聽見技術室中又有一種特異的聲音。也是言語形容不出的。好像是破裂的聲音。我不由得十分恐懼。以為李來德已遇着甚麼意外的禍事了。心想趕忙爬上花

窗中怪影錄

棚。好從棚上朝裏瞧個究竟。不料我剛正爬到棚上。剛正瞧見李來德是躺在睡椅上。臉色可怕而很奇異。正在睡椅的上面。有一塊玻璃業已破碎。那怪物正攢在當中……（這時德柔的臉色越發慘白。身體連連的顫抖。差不多要昏暈了一會。纔漸漸的鎮定。重行接着說下去。）現在我自自然明白了。那破裂的玻璃上並沒有甚麼東西。不過是我神亂眼花。一種虛無的幻覺罷了。但在那時候。似乎實在看見的。一些也不狐疑。看見那怪物蠕蠕的爬動。身體足有好幾碼長。一部分似乎正裹住李來德的身體。一部分正伏在李來德和我的距離之間。再有一部分正攢在那破玻璃的當

中。這一番話。諒你們未必相信。我也不盼望你們相信。不過我要你們明白我當時所處的境界。和我所以連放兩鎗的原因。不得不把這話告訴你們。我連放兩鎗。實在是。要搭救李來德的。因為我十分害怕。以為那怪物必已傷害了他。他臉上所以纔有那種怪異的神氣。退一步說。他縱尚未受傷。但看那情形。倘無人搭救。是終難避免的。因此我便連放兩鎗。都是打那怪物的。並不是打李來德的。放鎗之後。我又忙從花棚上跳下來。儘快的向技術室中奔去。心想倘李來德果已受傷。我再可幫助他一下子。等我跑到了室中。再跑近睡椅前。那怪物已經不見。李來德仍躺在睡椅上。頭掛

在睡椅的邊沿上。額角上有一個可怕的小洞。這不正是被我打傷的麼。自然是被我打傷的啊。但是我並非存心打他。開鎗的時候。也沒有要打他的意思。這是我敢自信的。然而我竟把他打死了。我竟打死我心愛的人了。我本是要保護他。搭救他。怕他受那怪物的傷害。不想我竟把他打死。那裏更沒有甚麼怪物。祇有一個李來德。一個已死的李來德。一個被我打死的李來德。我：我：我：李來德：李來德呀。你務必寬宥我。我並不是——決不是有心打你的。我且不願損傷你的手指。莫說要結果你的性命了。我縱然要你死。也當我自己先死呀。李來德：李來德：李來德：



風流罪人

第十回 活搗鬼存心瞞老母 死冤家覩物毀尼僧

却說古檀聽得張媽說賈府是他的老東家。心裏暗暗歡喜。打算靠托在他身上。好把自己一腔愛慕曇花的衷腸。曲曲傳遞過去。倘能邀彼羊憐惜。則早慢點何慮婚事不克成就。故而向妹子極力慫恿。要他用長張媽。把老媽子辭歇。道他年力就衰。早夜走層樓梯。頗爲危險。不如多給幾塊錢。叫他另覓人家。那雪芬也是年輕漂亮人物。平時見着老媽子龍鍾老邁。本亦不大喜歡。張媽耳目聰明。手脚輕快。早有用定的意思。現經古檀口口聲聲讚他如何干淨。如何精細。叫他用長。兄姊自然走了一條路上去。兩人議定。到明朝就喚黃荇頭來秤工錢。老媽子在他家做。每月一塊八角。張媽因古檀別有用意。加到兩塊半洋錢一月。叫他安心登在這裏。日後彼此對勁。還可加添。張媽眼見少爺小姐。待他很好。橫豎不登張家。就要去登李家。一樣是幫人吃飯。他就死心塌地。把揀人家的心丟開了。可憐那個老媽子無端被古

第十回

一

檀撞跌一交。半截身子疼了好幾天。纔得掙扎起來。飯碗已經打破。被他人佔了去。真是夢想不到的晦氣。要想挨延着不走。等太太回來辭謝一聲。禁不得兄妹二人裝腔作勢。說你不肯走。莫非要叫警察驅逐不成。老媽子一聽。知道沒有挽回的地步了。留戀在此。也是無益。含着一眶眼淚。拿了包裹工錢。自往別處去尋生意。日子是蠻快的。眨眨眼中秋節已在目前。子樓往文宅催促趙氏回杭。安排節邊的事體。少欽夫婦。知難再留。飭人去備辦了幾色禮物。到了動身一天。寶蓉用自己汽車。殷勤送至車站。各道後會。而別。子樓與趙氏到了杭州車站。便叫到了兩乘轎子。直到家中。雪芬斯時足已復原。聞悉父母歸家。急忙迎將出來。

雙扉洞關出 嬌妹 口喚爹娘玉步趨 說道黎明鶯鶯噪 勞勞盼望迄申  
初 夫人笑對千金語 離却兒們半月餘 同進牆門廳上走 張媽有禮生  
人呼 子樓夫婦心奇異 此是何人宅內居 昔日老媽今不見 得無抱病  
費張羅 開言重把芬兒叫

怎說吾去了這幾天。你們就添用起新娘姨來。老媽子主那裏去了。如可不見也。子樓道。或是家裏有事。

叫他暫去幾天麼。

語畢還將愛女看，狡獪雪芬眉蹙黛。  
頓添謊話把親瞞，他說道：自從母  
去方三日，那一天鬱熱終朝汗未乾。  
旁晚命他提浴水，登樓失足響聲喧。  
哥哥與我驚非淺。

急忙走到下面去一看。

見他竟面色全非，噤若蟬，扶向臥床身躺下。  
狂呼骨痛與筋酸，開箱忙把丸丹取。  
好酒烱開喂個完，囑咐耐心休着急。  
自能傷退保平安，孩兒憐惜高年婦。  
燈下思量減却歡。

哥哥屢次對我說。

可要喚人來接替，否則是否。衣衫誰洗米飯炊。  
我答道：勿求精美聊敷衍。  
數日何妨妹暫權，若欲街坊魚肉買。  
還須兄長勉其難。

當時原把他靜養幾天。就好離床作事。詎料睏到一星期。不動不變。依然如故。

半夜長吁兼短歎，叫人聽着怎心安。

每早起來去問問他。覺得可好些麼。

他終是時輕時重。言無定。痊好應非數日間。哥哥又店務羈身。需出外萬不能。在家裏理米鹽煩。我一人。汲深綆短愁如鎖。免不得。另雇傭工做替班。

雪芬用手指點張媽接續說道。他來做了四天。老媽子來了個甚麼同鄉姪女。正擬回去。見伊如此光景。自願陪他回去。

好叫人。何法將他留在此。吾只有算清工賬贈盤纏。

趙氏聞雪芬一派鬼話。倒亦極相信他。嘆口氣道。記得前年老媽子一場春溫症。性命險些不保。當其病重時節。我安慰他道。你儘管放心。吃藥調理。如果真有不測。終好好兒給你收成結果。也不枉在我家十幾年的辛苦。後來一天一天病倒。會好起來。現在一想。這老媽子究竟苦命。連這點兒造化還受不起。仍要死到他家裏去。他雖說有兒子媳婦。那裏有我的待他厚實呢。但願他像前年的樣子。去了一兩月便好了。雪芬道。娘牽記他做甚。耳聾難聽。我見着他站在面前。連飯都要少吃一碗。他去了倒也乾淨。子樓

聽着女兒說話。覺得尖刁刻薄。殊屬不以為然。便道：「芬兒爲人不可如此。你且聽我說話。」

祇爲他 兒媳難憑處境非 鬢絲如雪向人依 宅心慈善方稱主 吾與汝  
易地而觀也苦悽

愛老自能登上壽 憐貧原是富根基 切休自大將人侮 理數循環與旨微  
說得雪芬難置喙 容顏紅暈只頭低

趙氏見丈夫教訓女兒。言詞激切。心裏便有些見怪。又未便阻擋。他不說。

尋思祇怕嬌娃惱 亂以他詞把茗移

道：「吾們在火車上。彷彿受了半天的罪。嘴裏渴極。想吃口茶。」

水既溫吞茶又劣 礙難止渴樂人懷

子樓你看這盃茶。何等香美。

分明是 芬兒熟識嚴親性 預備着 上好龍井孝敬爺 言次磁盃親手遞  
子樓接飲笑呵呵



對趙氏道。果然好茶。泡出來的滋味濃厚芳香。比衆不同。記得從前有時在家。吃的茶終沒有這般味道。算算吾從未買過次等的茶。獨有今朝。呷到嘴裏氣爽神清。有一種說不出的好處。真是奇事。雪芬道。大約因爹爹在火車上渴極了。故而回來。便覺得茶味更佳。其實與以前原沒甚分別。怎說入口好到如此呢。子樓把頭略點。笑說道。豈不聞古人云。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至理名言。千古不易。子樓說完話。端起杯子。順着喉嚨。就把大半盃茶。呷個乾淨。趙氏道。像你這種吃茶。倒難得見的。活像田裏做乏的。子樓忙搖手道。算了罷。不用再說。吾本來屬牛的年份所生。雖要我像豬像狗。也有所不能。說得雪芬趙氏都笑起來。正在這當兒。聽得一陣叩門聲響。趙氏喚張媽開看是誰。只見前邊一個像僕人樣子。挑着兩只擔盤。後邊緊緊跟着一個出家人。直向廳上走來。畢竟雪芬眼快。早已看得清楚。對趙氏道。妙月菴裏葆師太來了。子樓聽說是尼姑。立起身來。急忙三步併作兩步。跑上樓去。不來理會他們。趙氏母女從裏面迎將出來。道葆真師。你一向好。如何長久不來。使吾十分記挂着。

尼僧合掌禮和南 誦道是 久失趨前望海涵 多只爲 欲把幾番心願了  
故而吾 隨師五月去朝山 普陀回轉天台上 順帶便 訪道談經夏已

殘 今日裏 奉命特來瞻鳳采 這些須 土儀薄物佐晨餐 夫人相請書  
房坐 送過香茗把話談 我們竟 未識令師門遠出 初無禮意到尊庵 承  
蒙餽賜何能受

你們出家人吃十方。我倒吃起十一方來。

豈非我 菩薩跟前罪戾干 伶俐少尼脣復展 道夫人這般言重益增慚  
荒庵清苦無呈敬 但願得 玉佩常臨佛面看 師父原宜同到此 怎奈他  
舟車粟碌病心煩 稍遲數日親趨府 要請夫人小姐安

趙氏道。你家師父到我這裏請安。那是不敢當的。得暇枉顧談極所歡迎。葆真就叫香工將一頭擔盤卸下來。取出禮物。搬放在旁邊一張半桌上。趙氏一看。却是四樣。

龍井馨香宜上客 海苔蒼綠奪春山 口麻八匣裝潢貴 粉麵千絲雪亮函  
趙氏再三推不受 葆真焉肯禮收還 僞嫌半晌稱權領 夫人便 留住  
他們備午餐 不用量腥容易煮 四盆兩碗就搬來 夫人叩問天台景

葆真便詳細告訴。

母女恭聽是解饑。飯罷匆匆辭欲去。苦難留久作清談。因有那幾家護法須探望。過日重行到此間。臨去堅邀芬小姐。中秋賞月敞庵來。夫人允諾尼僧請。但得天晴來擾素齋。聞說道後殿觀音新塑像。到那時願瞻佛面禱平安。夫人忙把銀洋取。紅紙包封計十番。交給葆真稱瑣瑣。香花代敬略遮慚。尼僧道謝興辭走。送出牆門母女還。樓上子樓方用膳。夫人趙氏把言開。你緣何潛身躡足忙迴避。躲入房中不下來。輕視出家人罪過。

只怕有了甚毛病。一時不肯好。就要我去替你求仙方吃了。有事有人無事無人。

臨時抱佛獨何堪。葆真誠懇修心好。經卷勤開晝夜參。故能得菩薩有靈香火盛。善男信女護蓮臺。去冬爾我多毛病。瘡痍淹纏胃不開。藥石無功添憔悴。一經許願便春回。

子樓笑道。夫人的迷信。程度本來很高的。禁不得那葆真甜言蜜語。如果他對你說。這糞坑底裏。有的是長生不老結晶品。人能採取服食。至少可活百年。你也會信以爲真。掩着鼻子。想去撈撈看哩。趙氏把他啐了一口。說道。你既不信。亦何苦想出這些齷齪說話。辱罵出家人。致干神怒。子樓道。閒話大家多不用。

說。吾且問你。葆真到此。因甚事故。莫非又是做甚會首。想合你入會麼。趙氏道。你終沒有好心揣度人家的。今朝他來。並不合會首。倒有幾件東西。送給於我。子樓道。阿唷。尼姑的心真好。隔了幾時。終是挖空心思。要弄些物事來送給你。照我看起來。尼姑的東西。是不容易受的。照着市價。你終應加上幾倍。方可消受呢。如此吾有了錢。爽快。快。不會到店舖裏買來吃。買來用。怎說壞名壞利。去用他的。吃他的。趙氏道。你原來想白用白吃他們的。這是難怪你不歡喜出家人上落了。豈不聞他們本叫做吃佛着佛。全靠地方上有善心的施主太太老爺們。招呼幫助。否則。敲破木魚。嗑西風過日子。怎當得飽呢。原來趙氏素性佞佛。無論和尙尼姑。認識不認識。只消拍他幾句馬屁。來了終不致徒手而返。講到這妙月庵的庵主。俗家姓許。祇因所天非偶。姑媳又時相勃谿。許氏弟兄。替他買地皮。造房屋。那個許小姐自願剃度。長齋念佛。法名慧元。葆真是他的大徒弟。還有兩個小徒弟。一名蓮印。一名悟塵。都是窮苦人家。生育兒女太多。無力撫養。央人送到妙月庵來落髮。慧元俗家好親好眷甚夥。你捐我助。不到兩三年。庵運蒸蒸日上。葆真便做了庵主的代表。性格聰明。脾氣和順。面孔又生得清秀。討人歡喜。走出去一班奶奶太太。沒一個不與他親熱交好。慧元落得坐享安閒清福。高興念念經。不高興坐坐吃吃。倒是無拘無束。勝過在夫家。

萬倍。趙氏還在古槽十二歲的一年，得了一種奇病。腹大如鼓，却沒有懷孕。逢着節氣，或是潮濕天，肚裏便隱隱作痛。子樓夫妻是很好的，一見趙氏面容黃瘦，飲食愈吃愈少，急忙延醫診視。三人說的九頭話，有的道肝氣成塊不散，致成此症。有的道脾土薄弱，胃不消化，平時積食爲患，千方百計的弄，肚皮仍舊脹滿，精神一天壞似一天。如此一帶，是有年半工夫。趙氏自分此乃不起之症，索性拒絕湯藥，臥床待死。一日有人到沈家探問毛病，勸趙氏誠心求服仙方。子樓原本不相信虛僞事體的，但眼見夫人在世不久，便也一任他們去胡鬧。不來阻止。趙氏悄悄囑託老媽子到妙月庵求仙方。說也奇怪，連吃三服，肚子上覺得癢起來，忍不住用手指去搔抓。皮膚外面現出無數小泡，粒粒觸手，皮破淌出的都是些黃水，臭膩非凡。睡到明天，一向膨脹若鼓的肚子，竟其癟了下去。趙氏的歡喜，固不必說。闔家大小，莫不稱讚夫人行善，神佛有靈。把這種利害怪症，就在三服仙方上，掃除毒水，保全性命。歇得十餘天，趙氏起居復舊，便赴庵裏來還願酬謝。慧元葆真，自然出來殷勤接待，曉得趙氏的病，是服了他們庵裏的仙方好的。就拿一本緣簿，要請趙氏寫愿。趙氏深感菩薩有靈，把他經年怪症，醫好了，那有不答應之理。前後兩殿，捐助了燈油洋五十元。慧元又說後面觀音殿好好翻造，需款正多，須求太太慷慨解囊，結些善緣。趙氏

又寫了壹百塊。師徒二人。囑廚房備一席上好素筵。請趙氏午飯。茶點盆子。裝出來都是時鮮精細菓品。臨走再封賞了五十元。一共趙氏花費去兩百金。他想我一場毛病。若請醫服藥。還不知要用掉多少錢。才有起色。現賴庵中神佛保佑。身子復原。所省正復不貲。就捐助一二百元。算不得甚麼事。自從那時起。趙氏與妙月庵便時常往來。凡遇着佛會菩薩聖誕。趙氏必親往拈香。獨是子樓不大相信和尚尼姑。終說他們是四民之蠹。吃的着的。件件色色。靠了別人去供給。自己絕少贍養能力。品性惡劣的。還要哄騙婦女們賤財。做那些敗壞風俗的勾當。所以今日子樓雖在家中。與葆真也相見過的。他便避之惟恐不速。雪芬把葆真送的東西。拿上樓來。就在中間檯上一放。子樓拖着鞋皮。從自己房裏走將出來。逐一觀看。趙氏道。你既不相信尼姑。尼姑送給的東西。你去看他做甚麼。子樓笑道。難道看都看不得的麼。橫豎憑他怎樣的好東西。吾終決不染指。你無須着急。趙氏道。芬兒。裏邊一隻髮裏頭。粳灰還換得不久。你把這些東西。去放好了。擱在外面。秋黃梅要着潮走味的。雪芬慢慢地一包一包拿進去放好了。出來對娘道。前天宋公館裏五姑太太差一個用人來張過的。他說你家太太爲何不來。後來我告訴他說你上海去了。他說姑太太近來身體不大好。懶得外面走動。故叫我來請太太過去談談。我答應他上海回來。他終

就要到你家來望五姑太太的。不知娘高興去不去。趙氏道：他大概發的是賭病。這兩天人家要忙着過節的事情。誰有空與他碰和。真是一相情愿。張媽走上來。問老爺太太可要淨浴。有現成熱水在鍋裏。趙氏便問子樓。子樓回說天氣風涼。沒有多出汗。明日淨罷。雪芬道：張媽我要的。你到房背後把浴盆端整好。把熱水拎上來。子樓忽想起一樁事情。須趕緊寫一封信寄交利泰副經理高鏡秋。託他打聽。便下樓。踱到書房裏。寫好信。貼上郵票。喚張媽去丟在道旁綠漆的郵筒裏。張媽手裏拿着信。剛巧開門出外。古檀已踏上階沿。正擬敲門。一見張媽。便問可有甚麼人來過麼。張媽道：沒有別人。老爺太太已於早晨回來的了。古檀聞說父母都已回家。走到裏面。向書房窗子上對內張望。見他父親背着手。獨自一人在那裏踱方步。子樓也早看見。

含笑開言把手招 說道你 行中事體可勤勞 古檀入內爹爹喚

說道行務清閒。委實沒有甚做。

每日奔波走一遭 諒必娘親同父轉

古檀再欲說下去。

夫人樓上顯聲高

阿檀。你回來了麼。快些上來。我有話問你哩。

古檀忙到娘房內。口喚慈親把目飄。見他是滿面笑容神氣足。料到那

一場禍事早冰消

趙氏看看兒子。唇紅齒白。從心窩底裏發出來的歡喜。便道阿檀。你年紀不小。每日到了行裏。幹事體終要巴結。不可懶拖。拖跟隨人後。人家批揚你。先要批揚我娘。嬌養溺愛。處處留意。替你娘掙口氣。就像此番你爹爹討小。到底有你好好的。少欽姊夫就說你爹爹的不是了。古檀答應着趙氏。一屁股坐在旁邊交椅上。趙氏又說深秋天氣很涼的。你早上出去。怎說穿的是質地紗單長衫。連短褂多不罩一件。受了涼不是要的古檀道。馬褂一時尋不着。故就沒穿着。路上走走。倒不覺得涼。若是覺得嫌涼我自會拿來穿的。趙氏道。或者你是小夥子。血氣充足。這般天時。還不覺得涼哩。古檀道。娘在文家。一住約有兩星期。上海熱鬧的所在。寶姊領你去玩過了幾處。趙氏道。大舞台請我去看過兩回戲。都在新半齋吃的晚飯。新世界裏的地道。我倒也走過幾次。想想如果上頭那條馬路坍下來。地道裏的人還有命麼。覺得是很



危險的。古檀笑道。那裏會坍。這種建築。多經工部局工程師驗看。堅固穩當。方能許人進出。娘慮他要坍下來。何異杞人憂天呢。此刻雪芬浴已洗畢。跑出房門。道娘不用與檀哥說。他的見解。現在高出吾們萬倍。誰也說不過他。古檀道。吾在與娘講究討論。因何要你父出來。脚痛已全愈了。又想弄些苦頭吃嗎。趙氏問女兒如何脚疼。雪芬從頭至尾。說給他聽。趙氏對古檀道。以後舉動還宜謹慎。虧得踏痛了自己妹子。若是別人。豈非大家要多句說話。雪芬掩着嘴。格格的笑了一陣。便道娘去了。檀哥連闖兩場禍。踏疼我的脚不算。還有那個老媽子……雪芬說到這裏。古檀不覺着急。對他使個眼色。雪芬也就不說了。趙氏道。芬兒。你哥哥還闖怎麼禍。與那老媽子又是甚麼關係。你說與我聽聽看。雪芬道。檀哥可要說給娘知道麼。古檀忿忿的說道。吾從沒看見像你這般剪刀片的快嘴。雪芬忙道。我不說。你休生氣。趙氏再欲問時。雪芬堵起嘴。早往樓下去了。古檀也覺得自己舉止鹵莽。釀成話柄。又怕娘欲向他窮詰。推說身子有些不快。要去躺一下子。便躲入臥房。橫七豎八的倒在床中。豈知只一躺。心不由自主。隔得一刻工夫。竟是甜蜜蜜的好睡。夢神把他引誘。歷盡許多的情天幻境。至於古檀醒來能否覺悟。有何動作。我要留存在下回再說了。



# 社會趣聞

卿須輯

交拜成婚。移時女家亦將粧奩。至。并使人再三安慰其女。鄰人聞。知其極稱畢某夫婦之難得云。

## 太太床底下有

道士 (北京)

▲這個賊不但偷物而口

偷人

## 成全了一對小

夫妻 (浙江)

▲丈母娘體貼入微

幣十六首飾二件。為定禮。迄已年餘。尙未迎娶。嗣阿鳳之母以乃婿

家境維艱。且女已長成。不容再緩。

遂備就粧奩。着媒人通知阿毛。囑

其作搶親之舉。阿毛聞悉。深感岳

母玉成美意。乃擇於二十日上午。

雇轎親往畢家。將畢女搶回家中。

前西北某督軍卸任回京。寓後街

外。數月以來。其宅中時常失物。甘

督報區請為捉賊。詎事閱多日。不

獨賊未捉着。且失物頻仍。某督士

怒。與薛總監交涉。責其辦事鬆懈。

鄞縣藥行街車橋弄藥商畢某之  
女名阿鳳。廿一歲。去年陰歷三月  
間。由姑氏為媒。許與呼童巷胡第  
堂內業竹工之毛阿毛為妻。以雁

社會趣聞

薛因將該區區長區員巡警等分別記過降級罰俸。該區巡警被譴後。因終日派暗探在某宅四周偵查。一晚約十一時許。見一道士扣某宅門。一女僕應聲啓關納之入。暗探急歸報區署。區長率領全班巡警將某宅四面包圍。扣門問道。士何人。夜深到此何事。某督出見。力言無之。巡警云。我等親見道士入門。何得云無。如不肯交。我等可要搜。于是將前移門把守。大搜特搜。旋在太太床下搜出道士。巡警大呼賊在是矣。是時道士發抖。下跪求饒。某太太叩頭如搗蒜。某督氣得發昏。章十一。大叫速拿刀來。結果了這狗男女。區長云。大人要殺人。可得先做刑事犯。我們爲了大人之事。迭受上頭責罰。誰知賊乃出在大人家內。請大人把道士交與我們。回廳銷差。某督令將道士耳朶割下。區長云。既經我等發覺。不能隨大人自由處分。總得帶回去辦。某督以家醜不可外揚。堅不許帶。區長云。我們廳內的處分。非帶去不能取銷。爭執久之。某督親打電話與薛。將區長等記過改爲記功。罰俸改爲加賞。區長等始任某宅送道士逸去。然一場鬧嚷。洩漏春光。知其事者。咸哄傳爲笑柄云。

### ●女婿綁丈人票

(廣東)

▲拿女兒來贖

南順兩邑女子不返夫家。早成陋習。小則傳爲笑柄。大則械鬥結訟。兩族斷絕婚姻。近代風氣雖開。陋

習尙未盡滅。南屬鹿大崗鄉有周  
瑜爵者。女名醉好。于前年嫁與區  
氏子爲妻。醉好頗具風姿。向日往  
來省港。亦稍沾文明氣習。區子乃  
一鄉愚。以織機打線爲活。且目不  
識丁。醉好以個郎癡惡。早有彩鳳  
隨鴉之嘆。由是經年不返。區子因  
慕其色。忍氣吞聲。莫可奈何。醉好  
固不落家。亦不甘孤寂。因是結一  
羣伴。以爲相知。兩情眷戀。已非朝  
夕。嗣因上年伊舅氏上冠。俗例必  
有酒席回夫家酬答。是日醉好爲  
例所限。迫得回夫家週旋一轉。區  
子認爲千載一時機會。自未能放  
過。不謂醉好不與同歡。且肆口謾  
罵。區子乃飽以老拳。不料越晨醉  
好已去如黃鶴。鐵鞋踏破。竟渺芳  
踪。至去年臘底。探得醉好潛回。與  
相知重張故業。區子值伊村演劇。  
僞以請春茗爲辭。束請岳丈周瑜  
爵赴席。詎知一入門口。便將周氏  
扣留作抵。以交出伊女爲放回條  
件。家人知其如此。卽遣使者往商  
亦被拘禁。周氏雖有妙計。亦難飾  
卸。迫得將醉好送回。始行釋出。

### 瞎說

(奉天)

▲孀婦可慶弄璋

開通縣屬哈力屯迤東住戶袁氏  
婦。守孀已經八年。一日門口有算  
命之瞎子經過。延至家中算命。俗  
云。男算求財望喜。女算月令高低。  
瞎子謂該婦春間可獲弄璋。聽者  
均大笑。該婦因之羞惱成怒。破口  
大罵。擬喚鄰人毆打。瞎子見勢不  
佳。抱頭鼠竄而去。

### 不老而死

(北京)

▲真真靈藥

西直門內廣平庫住戶杜某。售賣野藥為業。自製一種興奮劑。名不老丹。每粒售洋一元。有覺生寺住戶劉某。年六十餘歲。購了兩粒。服後。在乃妾趙氏房中同宿。中夜竟自死去。不復老矣。

●推銷醜女法

(北京)

▲西洋鏡拆穿矣

阜成門外校場住戶趙某。生有五

女。惟幼女貌美。餘皆奇醜。有與其

幼女議婚者。至迎娶之時。則以他

女冒代之。及木已成丹。男家亦無

可奈何。趙甚為得計。在趙之用意。

因慮貌陋之女。不易出嫁。故出此

下策以推銷之。近有某使署衛隊

排長卓某。託媒與趙之幼女議婚。

已諧。媒恐趙又施其故技。致為媒

者屆時受臘燭之苦。要求與趙預

訂字據一紙。詳註趙之第五女面

貌及體格。約請證人數名。均各簽

字。并索趙女肖像一幀。結婚時如

有不符。即據以起訴云。

●古井重波

(湖北)

▲老太婆再想做親

漢口仁里巷某姓孀婦。年已五

十。有子有孫。家道小康。不知如何

動春心。在家大鬧不休。時哭時

笑。據其同居某姓云。該婦復思再

其子為願全顏面。不肯應允。致

婦怒。故此大鬧云。

★★★★★



●腹中有蛇

類風末俗劇堪哀。道德淪亡莫挽回。夢裏偶然忘隱惡。心蛇陡的現形來。

●狐耶鬼耶

恍疑神女下陽臺。握雨攜雲入夢來。底事東西陳兩榻。鴻溝界劃費人猜。

●和尚太太離婚

菩薩無靈香火稀。光頭搔破泣牛衣。恨她不賣倚門笑。拆散鴛鴦各自飛。

●鍋鳴

黃鐘寂寂竟無聲。鍋子居然得意鳴。鐵自生光金失色。靜推物理見人情。

●兄妹幾成伉儷

悠揚簫鼓畫堂前。比翼誰知是比肩。覲面頓逢親手足。好憑樺燭慶團圓。

趣詩

醉。愁。

●中風暗槓

一場歡喜一場空。摸得中風竟中風。此老竹林酣戰死。論功應得享陰封。

●新獅子樓

嫁得商人百事乖。韓香私授遣春懷。小郎底事能殘忍。血影重飛紫石街。

●一夜夫妻秦姓

不信秦嘉反不嘉。驩。驩。癡。漢。豈。甘。馱。縱。然。返。趙。稱。完。璧。可。奈。玷。留。一。夜。何。

●死人喫錯

黃土壠中骨未寒。斷絃更續喜團欒。新人忽作舊人哭。一片嗚咽却帶酸。

●墓中人復活

肆行無忌衆么麼。貓鼠同眠奈若何。倒是殭尸能却賊。活人不及死人多。

●李代桃僵姑嫂拜堂

總算阿翁解得痴。眼看花燭照雙雌。祇因恐蹈新臺轍。了却殘生退避之。

#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家慨任撰述。仍求海內宏達。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諸公。雅興所至。揮寫數行。以示鈍根。尤為歡迎。敬當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趣聞亦屬筆記之一種)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從來示。有不受酬者。亦請自行聲明。敝處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千乞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此例)尙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如里葵青社收)

鈍根拜啟

## 廣告刊例

地位	全面刊費	半面刊費
特等	四拾元	
頭等	叁拾元	拾六元
普通	二十元	拾二元

## 版權有所轉載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五號出版

社會之花 第一卷 第十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出版者 藜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大陸圖書公司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 (定價及郵費表)

冊數	價目	本埠國內郵費	香港澳門郵匯各國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期一角 特刊號 一角五分	大洋九分	一角八分
全年十八冊	一元六角	一元八角	二元二角
全年廿六冊	三元大洋	三元八角	四元四角



# 中國五千年祕史大觀

△全書六冊定價四元特價只售兩元  
△附贈錦盒一只：滑稽小說兩本

歷代宮闈的穢德淫行……一齊披露

古今朝野的趣聞笑史……儘量洩發

可以得着古今來許多好奇淫巧的祕史

## 讀了本書

一本書上起三皇。下迄近世。凡朝野宮闈。新奇有趣之事。莫不詳載。  
一本書搜集千餘種之祕籍。經數十人之校勘。探微索隱。無美不具。趣味濃郁。文情變絕。  
一舉凡奸妃淫后之醜解祕史。宮廷內外之風流笑話。社會民情之離奇變幻。均各一一詳入。尤稱傑。  
一本是分三皇，五帝，唐，虞，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朝，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太平，洪憲，共二十二卷。共計二千餘類。綱舉目張。有條不紊。陸離光怪。五花八門。可以作小說看。可以當歷史讀。  
一所採事實。語語有因。事事可徵。絕非憑空結構者所可比擬。而且文詞淺顯。雅俗共賞。可稱為當代筆記小說之上乘。不可不一讀之。以廣見聞而發笑口。

可以得着歷史上許多意想不到的趣聞



上海

四馬路中

大陸圖書公司代售

各省書局均有分銷